



**佛歷二五三七年 1992年創刊
菩提綸音 第84期 2018年6月
麻省菩提學會文教中心（季刊）**

創刊人 釋寬賢法師

顧問 釋瑞法法師

主編 寬賢法師

執行編輯 覺翠 溫鑑

文字編輯 余昶宏 周京萱

校對 麥慧見 莉莎

攝影 石頭 何汝權 麥慧見

製作 溫鑑

發行：麻省菩提學會文教中心

56-58 Mass. Ave, Quincy, MA 02169

流通：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

地址：53-55 Mass. Ave, Quincy, MA 02169

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網址：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電郵：1000buddha@gmail.com

封面：洛陽白馬寺

助印者：穩盈印製公司

地址：43-313 3rd Street, Long Island City

NY11101

電話：718-786-8882

閱後請贈有緣以弘揚正法

免費索閱歡迎助印

卷前語	2
-----	---

菩提法義

八大覺經之導讀	淨因法師	3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親聞記	曉雲法師	6
學佛者的信念	濟群法師	13

法音宣流

感悟人生	學誠法師	17
醒世歌的啟迪	憨山大師	22

淨土法門

佛學解答	釋永惺	24
淨土立願	牛廷鋒	26

菩提文苑

白雲古跡	一行禪師	30
感悟心靈的故事	李焯芬	35
佛經故事		37

菩提園地

廣州空難中的奇蹟	馮錦標	40
見聞錄		45

淨土僧德

學誠大和尚側記		48
---------	--	----

菩提漫畫	蔡志忠	55
------	-----	----

天廚妙供		56
------	--	----

通告		57
----	--	----

永惺長老語錄

慚愧心是道德的根本。

《佛遺教經》中說：“慚愧之服，
於諸莊嚴最為第一。”

慚愧心猶如淨水，可以洗滌我們的罪惡，淨化我們的意念，莊嚴我們的儀表；慚愧猶如纓絡，有了慚愧心，就能掩飾我們的內心、外在，使我們顯得更加高貴。



八大覺經之導讀

淨因法師

一次又一次殺人案的根源

近月，「藥家鑫撞人刺八刀」惡性案件仍困擾著人們的思緒，又出了北京人文大學四名學生為獨吞火鍋店而六板斧砍死火鍋店合夥人張某的惡性事件。

二零一零年四月，北京人文大學的四位大學生，寶碩（二十一歲）、貝方明（二十歲）、黃某（十七歲）和閻廣睿（二十歲），在市場買了四把斧子、兩把菜刀、十個白藍條編織袋和垃圾袋。「斧子用來行兇，菜刀用來分屍，編織袋、垃圾袋則用來裝屍塊。」此外，為了不在現場留下指紋和

足印，他們還補了「貨」——橡膠手套和套在腳上的小塑膠袋。一切準備就緒，於六月二十七日凌晨，四人到離案發地不遠的網吧上網，由閻某一人看護寶碩等四人的電腦，製造四人一直都在網吧上網的假像，另外三人則潛至張某住處，掄起斧頭砍了火鍋店合夥人張某六板斧致死，然後又到二樓，將其女友丁某掐死，臨走時還盜走了屋內七千餘元現金及張、丁兩人的戒指及手錶等物。

幾日後，寶碩等先後被警方抓獲。這樣一起精密策劃的殺人案，四人行兇僅僅為了獨吞他們與張某合夥所開的火鍋店。案發時，火鍋店開張僅有十四天。他們事後交代，原計劃殺害張某及其女友後，再用張某



的電話將其哥哥、嫂子和母親騙到張某住處殺死（因為火鍋店還有張某哥哥的股份）。

以上四位大學生都在二十歲左右的年齡，學的是最熱門的3G通訊技術專業，本有大好的前程，是甚麼原因讓這四位天之驕子淪為殺人犯？《佛說八大人覺經》第三覺知道出其中原委：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唯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唯慧是業。

傳說中的呂洞賓，一天想試試人間的眾生根基如何，是否可以度化？他化作一個老頭兒的樣子降臨凡間，在路上，正好遇到一個小孩子，他就上前問道：

「小朋友！你希望得到甚麼嗎？只要你把希望說出來，我都可以滿足你。」這個小孩心想，世間最貴重的就是黃金，有了黃金甚麼事都可以做，因此他就回答道：「我希望有一塊黃金。」呂洞賓當即用手向身旁的石頭一指，一塊大石頭忽然變成黃金，呂洞賓就說道：「小朋友你把這塊黃金拿去，作為我們的見面禮吧！」這個小孩子被呂洞賓點石成金的情形愣住了，但他思索了一會兒，就說道：

「我不要這塊黃金了。」

「為甚麼不要呢？」呂洞賓也被弄得莫名其妙。

「我要你的手指！」小孩子說。

「你要我的手指有甚麼用呢？」

「剛才你說要滿足我的希望，這塊黃金承蒙你給我，但一塊黃金有用完的時候，若是你把手指給我，當我要錢用的時候，就可以點石成金了。」

為了要得到更多的黃金，小孩子要了呂洞賓的一根手指；北京人文大學大二的四名學生為了賺更多的錢，就想獨霸火鍋店，進

而要殺掉兩個人！時間雖異，性質也不同，但根源卻是同一個，「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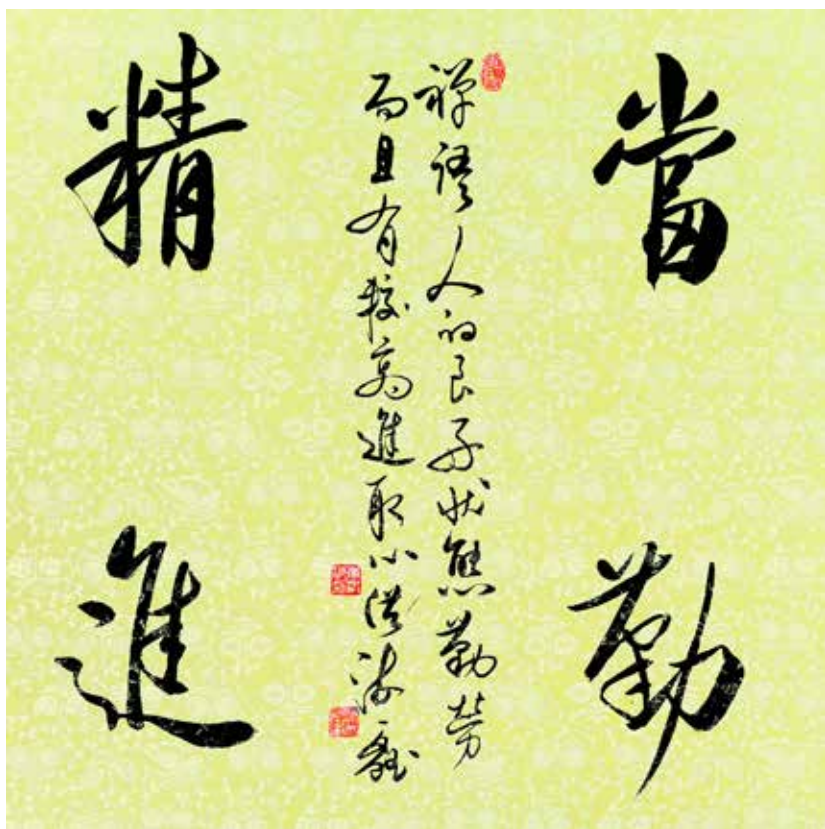
令人憂慮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心無厭足的人還真不少。《不知足歌》對此有生動描述：

「終日忙忙只為飢，才得飽來又思衣；
衣食兩般皆俱足，房中又少美貌妻，
娶得嬌妻並美妾，出入無轎少馬騎；
騾馬成群轎已備，田地不廣用支虛；
買得良田千萬頃，又無官職被人欺；
七品五品皆嫌小，四品三品仍嫌低；
一品當朝為宰相，又想君王做一時；
心滿意足為天子，更望萬世無死期；
總總妄想無止息，一棺長蓋抱恨歸。」

不知足的人，總是生活在功名富貴永無滿足的慾望裡，輕則苦苦惱惱地度過一生，重則走上犯罪道路，給社會帶來災難。因此《佛說八大人覺經》告誡人們，知足才能常樂，「常念知足，安貧守道，唯慧是業」。

「精進」敵不過「關係」

從「合情合理」、「入情入理」、「人情天理」等成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濃厚的「人情味」，有時甚至超越法理。時至今日，這種「人情文化」更演變成一種中國特色的「關係學」，成為左右人生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依據「二零零七重慶市大學生就業情況調查」顯示，四成多的大學生表示「難找到滿意工作」，而近半大學生認為最有效的就業管道是「託關係靠熟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奇特的社會現象：無論遇到何事，如升學、找工作、解決問題，甚至做生意、升官，人們第一個想到



的是找熟人，打通關係，公平的社會競爭受到嚴峻的挑戰，不少人甚至懷疑精進努力、提升能力的實際功用。更令人憂慮的是，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這種「文化」在短期內會有所改變，這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這種不健康的社會心態會變好嗎？我們可從《佛說八大人覺經》找到答案：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出陰界獄。

從前，有一位靈驗的算命先生，某天遇到一個人，即驚訝萬分地說：「啊呀！你天生大富大貴，做甚麼成甚麼，真是千年難遇的奇人，你為甚麼不參加今年的科舉考試呢？一考必中！」此人聽後很高興，決定讀書做大官。臨近考試時，他突然覺得讀書很枯燥，於是棄文習武；可習武不到一年，他又覺得習武很苦，倒不如經商來得有趣，經商不到半年，路途勞累，他又轉而嚮往田園之樂，於是他便棄商種田，播下種子，但青

黃不接時，他不幸餓死。

心懷怨恨的他，找閻羅王評理，「我天生大貴大富，最後竟然餓死了，為甚麼？」閻王爺聽後大怒，找來文曲金星一問方知，「他本應榜上有名，可他沒有參加考試，無法把他的功名如期給他！」武曲金星、財神都給了同樣的回答，最後閻王又把土地神叫來，土地神說，「我正打算讓他的莊稼大豐收，可他懶惰，不努力勞動，無法等到收穫的季節就活活餓死了，現在他的財富仍在我的倉庫中存著，請閻王爺定奪。」

以上這則故事告訴人們，如果有位好爸爸，關係過硬，找工作時比別人會多些機會，也算是你命好。但如

同故事的主人翁一樣，依仗關係而不精進努力，無能力勝任工作，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不可能有甚麼好結果，「好命」反而成為進步的障礙，正應了《佛說八大人覺經》所說的「懈怠墜落」。反之，自古以來，大多有成就的人，都有白手起家的經歷，因擁有了大雄、大力、大無畏的精神，「常行精進」，通過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成就了利己利人的事業。

在修行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障礙、磨難更多，稍一懈怠，就會一事無成；我們只有像佛陀、玄奘大師那樣，無論在甚麼情況下，不管遇到甚麼樣的困難，絕不輕言放棄，而是百折不撓，勇猛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才能捨棄五陰之身，脫離三界牢獄（「出陰界獄」），走進光明、解脫、安穩的世界！

（未完待續）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親聞記

曉雲導師

（續上期）

子三明口業普說

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燄

「悲體戒雷震」太好了，這種句子，真是幾個字就可以給你寫得一大篇文章。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五蘊熾盛平息的呢？這五蘊熾盛就像打雷一樣，有什麼可以使它停的，唯有悲心興起，常時起悲心，這雷霆震怒才可以停止的。真的，假如你對一件事、一個人，你無法放得下，你佛法就算很深都沒辦法放下，唯有一件事可以讓你放下，就是讓悲念出來；比如有的人恨一個人，連作夢都看到這個人，假如你回心一轉：「呵！我好可憐他啊！他為什麼這樣作呢？」那個時候你不但恨他，可能你的悲心發出來，你會替他懺悔。所以唯有悲心一出來，你所有的震怒可以平靜，真真是這樣，我希望大家如果遇著有不可放下的事，你試試細細來觀，如果你的悲念一出來，馬上就冰消瓦解。因為我們宿生業力所帶來的，有時不能放下就是不能放下，這悲一出來，不得只不恨，而且憐愍，憐愍呀！覺得可憐啊！佛法真是救我們的人生的，這個境界真是不可思議。

「慈意妙大雲」，悲念一出來雷震就停了，悲念一興起，好像什麼呢？眾生能夠得

到你的法雨了。你如果沒有慈，比如老法師來講經都是慈，不慈他就不講了，所以「慈意」然後才有大雲，沒有大雲就沒有法雨了，大雲就等於一個願，法雨就是宣講佛法，所以有慈意就有妙大雲，有大雲就有大雨，這雨一下來，大地一切都得到甘露，花也好、樹也好，人華也好，在第二品有「法雨潤人華」，已經滅除煩惱的火，煩惱焰也沒有了，這人華都能開了，稱為般若人華，妙法人華。

癸二加頌顯機顯應

爭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

煩惱焰都沒有了，還有什麼爭訟、打官司呢？「訟」就是打官司打到法庭去，是表示如果不能有法雨，煩惱就不能除，不能解釋的事情就會引發戰爭，而古時候，打仗如果打得不好，還會被殺頭的，但是，「念彼觀音力」，一切的怨都消除了。

印度有一部薄伽梵歌，不是佛經，他是這樣說的，有一個國王叫做阿姜那，很恨鄰國，他告訴他的一位大將：「你要準備兵馬了，鄰國來打我們了」。大將就說：「好哇，大王我已經準備了。」大王就叫人出去探試，發現敵國的兵馬就佈在他的城門下了。大王就說：「你準備戰具，我要親自

出戰，因為鄰國很強的。」大將就陪阿姜那出去了，戰役開始，那個大王就拿起弓箭要射，這個大將按一按大王這支將要射出的箭，皇帝奇怪的問：「為什麼？」他說：「你不要這麼快開弓呀，可能前面這個是你宿生的父母啊，我們不知道眾生那個才是我們宿生的父母啊！你不要交戰啊！」他的敵人看到大王明明都開箭了，卻又不射，以為有什麼事。就在這一剎那，這個大將就說：「大王啊！你不要開箭了，假如你殺死他，以後他的王子又來殺你，你的王子又去殺他的王子，你這兩個國永遠都是敵人。而且你不知道前面這些眾生在宿生是你的什麼人呀？……」那個國王聽到之後，這執弓箭的手就垂下來了，對面以為他用什麼法寶，也不射箭過來了，後來兩國就言和了。

那個國王一路聽這大將講下去：「我們人打死敵人，不是最偉大啊！，他只是外敵，要我們的內敵能滅，才是真智慧啊！我們裡面還有好多敵人哪！我們裡面的敵人從來都沒有打過呀！」皇帝就說：「什麼叫做我們內面的敵人呀？」「我們的貪、嗔、癡啊！」這個大將一路講到那個阿姜那手上的弓箭都掉下來了，聽到手都軟了。然後又再講：「怎麼才能認識自己的內敵人呢？」「內視兩眉之間，調呼吸於鼻端。」這種文學，非常有宗教意義、人生意義。先教他內視兩眉之間，才看得到你的內敵，你如果沒有禪定的境界，你怎麼知道你裡面有敵人呢？他來偷你搶你的智慧，你也不知道啊！是這樣的，所以印度可以產生佛教出來，他們的古文化是很偉大的。

所以暴力不能平戰的，這敵要退，要「內視兩眉之間，調呼吸於鼻端。」你就可以認識你的敵人，如果草草莽莽沒有定的時候，你不知道你裡面有敵人，他把你這個國奪去你也不知，喧賓奪主，裡面的敵人把你的國土——心地——完全佔去了，你也不知道的，為什麼不知道？已經迷朦了。「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這時候假如念彼觀音力，觀音幫你打他，這樣他就會退了，好像阿姜那，兩敵不鋒交了，他自己退了。

庚三雙頌兩勸二辛一頌前番勸持名二

壬一明境智深妙以勸常念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

何以稱為「妙」呢？由於他能令眾生都普聞的，所以就勸世人常常念觀世音，好像海潮音這樣不間斷的念，這比世間任何聲音都要殊勝，故須要常常稱念。

壬二明感應難測以勸勿疑

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

念念不要生疑惑，觀世音又清淨又是屬聖德，「聖」字是有滿分的德。我們稱念觀世音菩薩就好像有了「依傍」。

辛二頌後番勸供養

具一切功德慈眼視眾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這科文是「番勸供養」，勸我們念，同時勸我們要供養，不得只念，應該還要頂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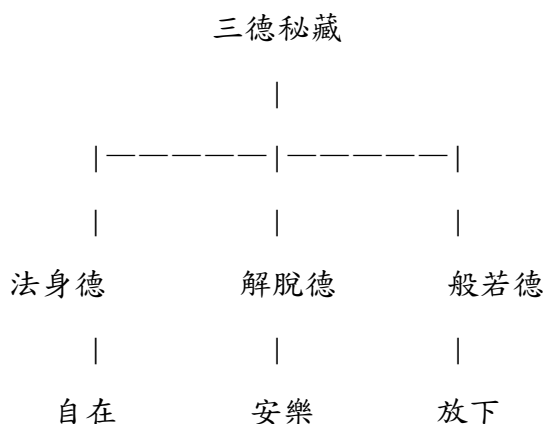
戊二聞品功德二

己一持地歎證

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

這一品經，以觀音菩薩為主，而持地菩薩為證，因為持地菩薩是修平等慧，所以持地菩薩更能夠讚歎、證明觀音菩薩的無量功德法門。

這時持地菩薩就起來對佛說：「世尊啊！若有眾生聞到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自在是什麼？在三德秘藏，法身是嗎？



心經何以稱為般若膽？因為它一開始就「觀自在」，一開始就點出法身出來。所以曰本保阪玉泉教授研究心經，他認為「觀自在菩薩」不一定指觀世音菩薩，好多菩薩都能極自在的，他似乎講的有道理，你不能自在怎麼可以當菩薩呢？

就好像一個醫生，他都滿身病了，怎麼還能看病人？所以菩薩一定有自在，即使沒有完全自在，都一定能懂得自在之道，然後才可以稱為菩薩。由於菩薩得到般若慧，才能放下，因為般若是空的，不空不能放下，所以放下是般若，解脫是安樂，法身是自在，就叫做三德秘藏。觀音菩薩品是自在之業，不得只解苦，而且能夠開慧，因此我們今天聽金剛般若經，而再配合觀音菩薩的普門，真真正正是表裡一如，假如我們沒有般若又焉能得到自在呢？沒有般若是不能自在的，因為不能放下，我們的三業觸處都是執著的，怎麼能夠放下呢？有般若就可以放下。

「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這「人」就是講觀世音，功德很多很多的。

己二經家述益

佛說是普門品時，眾中八萬四千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說普門品當時，有八萬四千眾生都能夠發正等正覺的道心，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提心就是道心，可見一位菩薩的示現，令我們大地眾生都能夠受益無窮，菩薩的功德不得只能夠拔我們的苦，而且能夠開我們的慧，比如醫生，只是醫好我的病，不一定令人健康，真的，你莫以為病一好就健康，尤其是胃病醫生告訴我：「我告訴你，胃病永遠沒有得醫，不過你來了，我就給點藥給你。」他說：「你醫好，你明天亂吃東西胃病還是要犯！」所以胃病不應該是醫生醫的，他說：胃病應該你自己醫自己的。你要瞭解你的腸胃是怎麼樣，因為你天天都要吃東西，你現在吃藥了，這胃不痛了，以後你不小心吃東西，馬上也是胃痛的了。

所以觀音菩薩不得只是拔我們的苦，而且是開我們的慧，拔苦只是救我們一時，開慧是救我們的永恆的佛性。所以叫做觀世音。普門講悲，觀世音講智，就是悲智！（消文竟）

請大家拿起講義，現在要圓結這講義。「法華文句記」同學大部份每人都有一套了，少部分沒有，按「文句」來講，就不同一般的講法，的確是有很多深妙的法義，因此，我每一次講，主要是「文句」，其他很多的註解，還有時我自己加點上去，就成為這份釋經。剛剛依著經文就叫做「消文」。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遊於娑婆世界。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世尊妙相具。我今從問彼。……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實雲經雲，菩薩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間地。一者廣大，二眾生依，三無好惡，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種子所依，七生眾寶，八生眾藥，九風不動，十獅子吼亦不能驚。菩薩亦爾，經一一合，今謂以八教判，方應今經。聞品功德下云云者，應對

諸經及以今部辨其得益共別不同，以判教相兼帶等異，教若唯小，顯露終無結得大益，密得大益，教不可傳。教雖不傳，須辨其旨，若如方等般若之流，以部共故，聞益亦共，則具顯密及以不定。互相知者，名為不定；互不相知，名為秘密。是則部內或品似大，益有大小，或品似小，益亦大小。或兼大小，益亦大小，皆以上來三義消之不能具指諸經品相，思之思之，今經唯大，大中唯圓，無密偏小，故聞品益。……

從文句裡面所提出來的釋經，大家就知道，經過幾位祖師然後才成就這個法華文句，可見得依天臺的教觀來釋經，應該叫做經藏禪了，這經藏禪的意思，實實在在對我們聽經學佛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們不明白經藏禪，你讀經就只是讀經而已；如果你懂得經藏禪，就懂得教觀，而這樣的讀經本身就是修禪的了，並不需要另外一種禪法來修禪，經本身也就是禪，他裡面所講的道理，我們就可以修禪定的了；到我們中國後來什麼一花五葉之後，另外定個公案來參，這是以後的事情，在原始的時候，這經就是禪，你看看，我們每一部經一開始，敘述釋迦牟尼佛在某某地方，乞食回來就洗足，跏趺而坐，然後講經，他這坐禪與說法同在一個時候，所以後來我們佛教，每每在靜坐的時候，或念佛之後，都要請法師講幾句話就是這個道理。很少先坐，坐、坐、坐到不起來，那就叫枯定了，講、講、講完又靜坐，所以禪與教，這個就是佛教最好最微妙的道理。我們世間很好的學問家，都是講道理，不教人靜坐的，唯有釋迦牟尼佛一面教你修禪定，一面教你瞭解道理，還要修戒律，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的的確確，真真正正可以說是圓滿之教育，從心地法門教起的。

這裡引寶雲經裡面講菩薩有十種法，菩薩要具足這十種，然後稱為菩薩。「持地三昧」，持地就是平等，不分別，不起執著，「如世間地」。

「一者廣大」，地是廣大的。「二者眾生依」就是我們一切眾生所依的，就算一隻鳥，鳥雖然是依空的，但是它也要到樹上棲

一下，還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吃，鳥還要飛下來吃東西，因為空中沒有東西吃，所以仍然是依地。「三者無好惡」，沒有什麼好，什麼不好。「四者受大雨」，這個雨下來，是什麼接受呢？是地接受的，所以地能夠生草木。「五者生草木」，如果不能生草木，我們現在就沒有椅子坐，也沒有房子，建房子沒有木是不行，你看敦煌啦，北方啦，就不能建廟了，因為沒有木頭，就把山洞挖開來作佛堂。「六者種子所依」，你有很好的種子，在什麼地方種呢？在地種。假如有同學說：「我不要在地種，我用花盆。」這泥土就是地了。「七生眾寶」，鑽石從那裡來的？紅寶石、藍寶石……金從那裡來的？都是從山來的，所以地出眾寶。為什麼我們叫做心地法門，因為我們的心地也會出眾寶哦！「八生眾藥」，好多藥材都是從地生出來的。「九風不動」，比如刮台風，也沒有說把地打爛的，但是有兩種情形地是會壞，就是陸沉、地震，我在廣西桂平看過陸沉，很可怕的，民國三十一年，我剛好從桂林回到桂平，住在一個朋友家，有兩個學生陪我一起，這朋友家是大家庭，人很多的，有一天他們全家都出去了，我問他們什麼事，他們說要去看陸沉啊，我到門口一看，一群一群的人，我和兩個學生也一齊去，到了那個地方，看到幾個房子，好像小孩子畫的畫，畫歪了，這房子整個側倒下來，而這地凹下去，大概有一丈到兩丈多，有的房子完全倒下來，有的倒一半，中間一個大洞墮下去，這種叫做陸沉，聽說那天房子裡面沒有人，因為是農家，早晨都很早就出去了，只是有幾隻雞。陸沉與地震都是很可怕的东西，比如報紙上形容大陸的地震，有個外國人親眼看到地震把房子拉開，地也震出裂縫，有人就這樣掉下去死了這叫做天災。人生有好多事情很難講的，但是佛法能夠安穩我們的心。為什麼我們佛經講心地法門，因為我們的心也有陸沉，也有台風的，樣樣的災難我們的心地法門都有的。心的陸沉是怎麼樣呢？好像很好的東西都倒下去了，亂糟糟了，這地陷下去不平穩了，我們心地也有火燒，就像吵架，所以佛經用「心地法門」這個名稱是非常有意思的，細細想就會知道了。「十獅子吼亦不能驚」，獅子的吼聲地

都不動的。

「菩薩亦爾，經一一合，今謂以八教判，方應今經」。頓、漸、秘密、不定，及藏、通、別、圓就是八教判。不必詳講了，因為同學應該早就明白。簡單來說就是：釋迦牟尼佛最早說華嚴就叫做頓教。後來有人聽不懂，就說些淺淺的給他們聽，就叫漸教。他說淺淺的大家都聽得懂了，又慢慢希望他回復到講授大法，所以那個時候要教他回小向大，釋迦牟尼佛就說般若教他空，就等於下面判為四化法的藏、通、別、圓，如果用後來佛法上的名稱，叫做小乘、叫做通教、叫做別教、叫做圓教，就叫做八教判。

現在以八教來判，就是好像菩薩十法都能夠融匯起來。

「聞品功德下云云者」，所謂「聞品功德」就是聞觀音菩薩普門品的功德。「應對諸經」，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應對諸經及以今部辨其得益共別不同，以判教相兼帶等異」每一個字都代表一個意思。「應對諸經」，就是現在普門品我們聽到了，應該對所有的經，所有什麼經呢？因為法華已經在開顯圓了，「應對諸經」就是對以前藏通別圓的經。「及以今部」，今部就是法華。「辨其得益」我們應該能夠辨別、辨明得到的法益，不只是得到普門品的法益，由於聽聞普門品，所以要辨明融攝，通會到前四時諸經，將普門品以及法華經所有二十八品，和以前所有的經。「共別不同」，什麼叫做共？什麼叫做別，共與別有什麼不同？「共」，就是共法。「別」，就是別法。共，就是通，聞一句可以通一切諸經的。別，就單單為任何一部經的，有什麼不同，我們應該會瞭解的。

「以判教相兼帶等異」，這種就叫做「帶」了。(師依時教圖之線指向般若)，這是什麼意思？本來般若是絕對空的，你看這「般若帶」，一帶，帶、帶、帶到藏教，今天聽了老法師講金剛經，就可以明白金剛經是絕對空的，但他又講出一個三轉教出來，三轉教是藏教的，所以這一個判教並不是說小、說中、說大可以決定的，可能你說空教

的時候，也需要講藏教的有；講藏教的有，如果有大的根機，還是要講大的經教。這叫做妙法之教，不是死板的，並不是空教就一定說空教，假如一定說空，我相信老法師就不需要引這個三轉教了。三轉教完全是藏和小乘的有教，所以叫做「帶」，可以空帶有、有帶空、權帶實、實帶權、中帶假、假帶中，都可以帶的，所以說「無法可說，是為說法」。人也是帶的，比如我們已經年紀大了，長到六、七十歲了，我們仍然有時要有點孩子的趣味，這個人就不致於呆板，一天都擺個老樣，一件趣味的事也沒有，而年輕的人也不要一天到晚都蹦蹦跳，有時也要有老成的一面，那麼菩薩帶什麼？菩薩還要帶有習氣，本來沒有習的，假如菩薩不帶惑潤生，我相信菩薩就不肯見婆羅門，也不肯見女孩子，他的帶，就是留有一點點迷糊。這留或潤眾生很難說，不過難說也要說說，總之是一個妙字，這個妙字你要什麼時候才能真真體會到呢？就是今天老法師寫的「要離相」，你的心沒有著，真正是廣大如虛空，你那個時候就看得出這個妙了，否則你無法體會妙境，一有相，就不是離相，所謂「離諸相則明諸法」。總之這心一起一點點執著，種種相都有了，貪瞋癡相也有，憤怒相也有，煩惱相也有。所以我們細細看佛法，與孔孟思想有很多相稱的，中國古代大聖人所講的話，雖然不是完全同於佛法所講的語氣，但是都能通融的，如果要他完全一樣是不可能，因為國土語言的不同，但我覺得孔孟有很多思想都能通到佛法去，因此我希望同學能夠好好讀讀四書五經，沒有人講沒有關係，就把他讀，起碼能夠知道一下內容，自然跟佛經比較就能夠深識，憨山大師做南華寺的住持的時候也說：「經典之餘可讀聖賢書。」南華山誌就有說這件事了。

「以判教相兼帶等異」，我們明白這一句的道理，然後我們就可以判明整個佛教的教相。教相就是義學，就是教義。而這一品觀音菩薩普門品的教相，有兼帶什麼不同的？比如普門品在法華經，這個地方(師指時教圖之「開顯圓」)有沒有兼到什麼地方去？可以看得出來，大乘一路下來，有沒有兼到方等？有沒有兼到「通教」？

有沒有兼到「別」？有沒有兼到「圓教」？統統都融通的，但是如果你講「別」，的確確是「但」，所以普門品有別有通。換一句話來講，就是這一部法華經，可以叫做融攝八教，通運五時，然後就符合「法華成佛」。

「教若唯小，顯露終無結得大益。」這個就很明白了，假如我們但說某一種教是屬於小乘的，從頭到尾所顯露出「終無結得大益」，如果只是講藏教的，一路結到最後，都不能結出大乘法出來的。「密得大益，教不可傳。」佛教講顯密二教，這個密教就不只是密宗的密，例如修律都叫做密教，禪也叫做密，念佛念到是心是佛也是密。為什麼修律宗都叫做密呢？因為修律宗的人，他戒律之清淨不是講明出來的，修到能悟到戒體了，戒體就是明心見性那個境界，沒有講出來，但在他的行為三業中，明眼人就看得到了。念佛念到默念也是密，禪宗更加是密，如果是密得益，非是用語言可以傳的，「教」就是語言，教義要講的，但是「禪」，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所以「密」的法「教不可傳」。

「教雖不傳，須辨其旨」，教就是講經文中的義理，這教義、教理雖然不能傳達妙心妙法，但是仍須要分辨清楚他的宗旨。應



該懂了吧！這個意思，就是不可講仍然要講，沒有得傳，但仍然可以分辨宗旨。「若如方等般若之流，以部共故，聞益亦共」，方等跟般若這二時是通的，可以叫做講方等就有般若，講般若就有方等。方等是什麼呢？方等是由小教通到大教去的，方等是個比較。比如講一部寶積經，或講一部勝鬘夫

人經，有沒有般若呢？一定有般若的，沒有般若不能成為方等，而般若時所講的經，也是大乘的通教，所以方等、般若這兩時的法是共的通的。聞益亦共，比如你聽方等，你可以聽到有般若，聽般若也聽到有方等法。「則具顯密及以不定。」所以聽這兩時的經，就具有顯教與密教及不定法，不定屬於般若，密屬於方等，是密而不說之意，不是密宗的密。「互相知者，名為不定，互不相知，名為秘密。」假如我們現在講方等，也許有的人就已經連般若都聽出來了，這二者是可互知的，叫作不定。「互不相知」呢？譬如兩個人坐著，有一人可以聽方等而通到般若，但是另一個完全不知道可以通起來的，因為互不相知，所以叫做秘密。就像這兩叢蘭花草，這一叢的根和那一叢的根完全不相連，你把他分開也不死的，因為他的根完全不同的。我們的生命是各有各的，因此諦閑大師在打完禪七的時候就說：「你有你的乾坤，我有我的世界。」釋迦牟尼佛一個弟子很懶惰，人家問他：「你為什麼不用功？」他說：「我的師父是世尊啊！」好像是說，我不用功沒有關係，我已經有世尊作我的老師了呀！世尊知道了，有一天，特別去指點他，就問他：「吃飯沒有？」他說：「沒有。」世尊說：「我吃了，我很飽？你飽不飽？」那個年輕人就說：「我沒有吃飯怎麼飽呢？」世尊說：「是呀！你沒有學你怎麼懂呢？我懂了，你還是沒有懂。」所以我們的生命是獨立的，智慧也是獨立的，但是有佛世尊來指點我們怎麼用功。

「是則部內或品似大」，部內就是這二十八品的法華經之內，有些品是大的。「益有大小」，這法益有時講大法，有時講小法。「或品似小」或是有一品，比如譬喻品就是小乘，講十二因緣，四諦這些的。「益亦大小」，由此可知天臺宗並不把小乘、大乘各分得很清楚的。「或兼大小，益亦大小」，可能一品之中，大、小乘都有的，所以得聞法之益也有大小。

「皆以上來三義消之，不能具指諸經品相」，如果把這兼、帶、大小，三義消除，

那我們就不能完全說，某一部經是屬於某一品，隨時會「兼」、「帶」的，「思之思之」，大家想想！這是荊溪大師告訴我們的。「今經唯大」，現在這部法華經完全是純圓獨妙的大經。「大中唯圓」大中又圓頓的。「無密偏小」又不是怎麼私密，或偏於小。「故聞品益」，聞到這一品，就會得到普門的利益。

結語、請讀

雲 觀音菩薩普門示現，三十二化身。頌。

在在彰名處處身

不知誰是本來親

重頭認過重新認

畢竟還尋這個人

此雲菩薩應化方便，而始終不外就是觀世音。吾人口稱觀世音，心念觀世音，則心地平持，猶如大地，雖載持萬物，猶能自在之業，任持不捨，此學佛之人，念觀世音菩薩者，又豈以解苦而已！貫亦苦除難免得安全，自在之身了生死、證涅槃，正當乘佛慈力，就此大事因緣，蒙觀音之加持，「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道知見」，因緣有分，我等無自怠，莫蹉跎。

觀音菩薩體此印證持地菩薩之功德，與萬物為等，「此如來最上德也」。觀音成普門大行，隨類應化，即與萬物為等，即無等等也。由於普現慈悲，故聞佛說是普門悲願，皆發如是心，此所謂圓行成最上德，亦令眾生聞觀音名者，皆得脫苦慧樂。故普觀世人多稱念觀世音聖號而求攝受。中國諺雲，家家如是觀世音者，是菩薩有大悲大願普緣度眾也。（導師集註）

（未完待續）

普賢行願品（十）

學佛者的信念

濟群法師

《梵網經》裡講：‘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從六道輪回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很多眾生，曾經都跟我們有過父母、兄弟、姐妹眷屬的關係。只是因為大家改頭換面了，今生彼此不相識。因為我們無始以來，死死生生，不知生過多少次？死過多少次？我們無始以來流過的血，比四海的水還要多，我們的屍骨比喜馬拉雅山還要高。只是因為改頭換臉的關係，天天碰在一起，所以才誰也不認識誰了。

有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高僧，到了一家人的門口，看見裡邊正在大辦喜事，賓客滿堂，無比的開心。這個高僧站在那裡，笑了又笑。這家人感覺莫名其妙，上前問：‘師父，是不是來化緣的？’師父回答：‘不化緣。’這人說：‘既然不化緣，站著笑什麼？’師父念了一首詩：‘眾生實在苦，六親鍋裡煮，牛羊為上座，孫子娶祖母。’這首詩的意思是說：眾生活得非常的苦，而且實在可憐、可笑。你們現在鍋裡煮的那些菜肴，就是你前生的六親眷屬。你請來的這些賓客，在過去生中，是你家養過的牛啊、羊啊，如今卻變成了你們家的親朋好友。另外你娶的兒媳婦，是婆婆的轉生；因為婆婆對孫子特別的愛！死了之後，一念之愛，她轉生又來這個家，結果呢？做了孫子的媳婦。通過這個故事，從輪回上來說，人類真是無知可笑，可恥可憐。因此，無始以來，許多眾生跟我們都有過父母、兄弟、姐妹的關係。所以恆順眾生的物件，像上所說種種類型的眾生，我們都要隨順他們。

‘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是說見到有疾病痛苦的眾生，我情願做他們的醫生，為他們醫病，給他服藥。這是對身病而言；那對心病的人來說，看見人家心情不好，有痛苦、有煩惱的時候，我們要用佛法的道理去開導人家。給他們講一些道理，讓他開心，幫助人家擺脫心理負擔和障礙。

‘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如果有人迷路了，我們要給他指引方向。如有人初到此地，不知柏林寺怎樣走，才能找到？你就告訴人家正確的路線，免得他走錯路。從廣義上來說，有的人在人生的路上迷了路，活得很苦惱，他們看不見人生的道路和前途。他們找不到人生的價值和最佳的歸宿。思想很空虛，覺得活著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

如像臺灣的三毛，還有顧城之類的人物，他們活得很痛苦。因為他們找不到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所在？當他們找不到自我的價值的時候，生命對他們來說也就失去了意義。所以，他們最後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像這樣的人不少啊！如像社會上許多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那些搞藝術創作的人。這些人嘛，他們都比較有思想，但他們活得很累、很痛苦。當我們看見這些人，在人生的路上迷了路，我們應該以佛法的道理去開導他們，我情願做明亮的燈光去照亮、驅散他們心中的陰雲，使他們擺脫痛苦，從迷茫、困惑的黑暗間走出來。

我認識一個居士，他曾經搞過文學創作，二十幾歲發表過小說、詩歌。他曾經活

得很痛苦，曾想過自殺。後來，他在《法音》上看到我的《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脫》這篇文章後，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他對佛法感激不盡！從九四年開始，他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嘛，他把這篇文章複印了幾十分，在朋友中去流通。他說自己受益了，應該讓與自己同樣受苦的人，也能受益。來信表示，要做一名好的佛教徒。

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昨夜，我流著淚，在一條彎曲的小路上尋找；尋找光明和人生的歸宿。但是，一點兒希望也沒有，我在痛苦和絕望中倒下。今天，我順著濟群法師指引的正法，我帶著微笑重新走在那條路上。雖然這條路奇崛又漫長，但我始終把佛陀的話，當作我修行的目標。我要沿著師父指引的正道，繼續走下去，永遠走下去。他在信中還寫道：‘我曾把皈依三寶的心願，悄悄的告訴給小河，每朵浪花都載著我虔誠的祈禱，在為我祝福！河面上有一片樹葉在跳動，那是我的心，在尋找皈依三寶、善知識的彼岸。’有的人說，佛法太消極了！你們說，佛法消極不消極啊？太不消極了！說它消極的人，其實是對佛法最大的誤會。世界上只有佛法才是最積極的！

‘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碰到貧窮的人，我們要用經濟去幫助人家。或者傳授給他一種謀生手段，使他學會謀生的方法，這也是一種佈施。這種佈施比起你直接給他一、二百元錢，它的好處、作用要大得多。還有一種人，雖然他們經濟很富有，但思想卻很貧窮。金錢上他們是富翁，但精神上他們卻是乞丐。這種人他們什麼都不缺，他們富得，除了鈔票以外剩下的還是鈔票。但是有錢人，他們往往生活的並不一定幸福。有些人從表面上看，他們活得很神氣、很氣派；他們的內心卻是十分空虛和苦惱。所以，我們大可不必去羨慕那些有錢的人。有錢的人，只能從別人羨慕他的眼光中，享受到一點點人生的樂趣和滿足。有錢的人，自己真正感到幸福的人很少，有錢人要為錢所累。有地位權勢的人，要為權勢所累。對於我們學佛的人來說，要用佛法去開導他們，啟發他們生命內在的智慧，使他們活得愉快

充實。

一個人活在世間，財富僅僅是生存的一種需要，並不是人生尋找追求的目標。其實，真正的財富不只是金錢。智慧也是財富，健康的身心是財富，慈悲也是財富，博大的胸懷是財富，有良好的待人處世方法等，這些都是財富。

學佛行菩薩道要慈悲一切眾生，給貧窮者，令得伏藏，用菩薩的心腸和行為為眾生帶來利益和好處，隨時為眾生服務，使他們得到佛法上的受用。隨時作好，眾生我能為你做些什麼？這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的意義所在。

眾生歡喜、則如來歡喜

‘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若令眾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是什麼緣故呢？普賢先問一句道：對佛陀隨順，當然是應該的，但是為什麼對眾生，要像上邊所說的那樣根據他們不同的情況，不同的需要，去隨順供養他們呢？大家要曉得，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就是隨順供養諸佛；如果能夠尊重承事眾生，就是尊重承事諸佛；如果能夠使得眾生生歡喜心，就等於令一切諸佛生歡喜心。因為佛陀把眾生看成和自己一體，把眾生看成是自己的獨生子一樣。佛陀對眾生是多麼的慈悲啊！

佛經中記載：‘舉身微笑’，是指佛陀每一次在說法的時候始終保持微笑。什麼是舉身微笑？舉身微笑的意思是，笑不僅在臉上，而是在全身，笑的時候，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毛孔都在笑。因為只有渾身放鬆、心態柔和，才能保持微笑，微笑也是一種佈施，能夠讓人歡喜。你對人家笑一笑，人家也對你笑一笑，肯定沒有錯的。反過來，你跟人家板著臉，再好的人也如隔千里。你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你。你瞧不起

別人，別人也瞧不起你。我們說話做事都要讓眾生歡喜，才會使一切諸佛歡喜。

我們學習了《普賢行願品》的這個法門，要把尊重三寶的觀念，推廣普及到我們的人生、日常生活、社會生活中去。用佛的胸襟去對待眾生，那你說說，你就是什麼呀？你就是佛菩薩嘛！反過來講，你只懂得尊重如來，只知道給寺廟上供，給菩薩叩頭，但社會上人際關係搞得不好，大家對你意見很大。人家說，你這個學佛的人跟我們不學佛的人沒有區別，那你對三寶一點貢獻也沒有。不僅沒有貢獻，而是在作踐、糟踏三寶。使別人斷絕對佛法的善根，那是你的罪過。學佛的人，無論在家庭、工作中，處處要以佛菩薩的道德行為，來嚴格要求我們自己，在人群中作出榜樣。在為人處世，處處都體現出我們在學佛上的修養，讓大家感受到佛法的偉大和慈悲！

我過去不太注重對《普賢行願品》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金剛經》、《心經》，重視佛法哲理內涵上的體悟。然後用佛法的智慧去觀察人生、觀察生活，把佛法的智慧，貫穿到現實生活修行中去。這次要講《普賢行願品》才把它找來學習學習。每讀一次，都為菩薩的同體大悲精神所感動，以後，我要經常讀誦它。我希望你們回去以後，把它作為功課，時時用普賢的境界來觀照自己的行為，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菩薩了。

離開眾生、不能成佛

‘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心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菩薩的特點是同體大悲，這個同體大悲就是無私忘我。菩薩同體大悲的特點，主要是表現在：把眾生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眾生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眾生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眾生的生死就是我的生死；眾生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把眾生的困苦、生死、快樂跟自己的命

大悲心咒
容忍 容忍
無不容忍
無不樂容忍
菩提婆娑訶

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這就是同體大悲。

一般人要做到同體大悲比較難，同體小悲嘛！每一個人都有。一般人對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啊、戀人、自己寵愛的動物產生慈悲，似乎不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相反的，要你面對你的冤家仇敵，你最痛恨的人；還有那些十分討厭的眾生，如像老鼠、蟑螂之類的動物時，你對待他們，是否能像對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小寶寶一樣呢？甚至把他們的命運跟自己聯繫在一起，把他們視為同自己一體，對他們產生同體大悲的心，對於一個學佛行菩薩道的人來說，就要學習普賢菩薩這種同體大悲的精神！

我曾經看到一位居士，她的兒子要做手術時，她說：老天爺啊！為什麼要把這個痛苦、不幸的災難降臨在兒子的身上啊？如果兒子不做手術，他的病就能夠好的話，那麼我寧願為兒子去受這份苦！如果他的病馬上就能夠好，我情願死去，也不感到後悔。這是什麼精神呢？這就是同體大悲的精神！但是遺憾的是，這種同體大悲的心，只是對自

己的獨生子女。如果我們學佛的人，大家都懷有這位母親對兒子那種同體大悲的心願，去對一個村莊的人，然後把這種同體大悲的心願，擴展到一縣、一個省、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和宇宙，才談得上大悲。

我不僅對我們喜歡的人產生慈悲，而且要對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眾生產生慈悲心。不僅對有情生命產生慈悲心，而且對無情生命，一花、一草、一木也能對它們產生慈悲心。修學菩薩道，眾生為什麼在修證中佔有這麼重要的地位呢？佛陀因為有了這樣深切廣大的大悲心，由大悲心生起菩提心，由發了菩提心，才能證得了佛陀的果位。我們要想成佛，就不能離開眾生，離開眾生就免談成佛！因為佛所以能夠成佛，是建立在渡眾生的基礎上，離開了眾生就離開了佛。

‘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曠野，是空曠荒野，沒有人住的地方。磧，是小石塊。大樹王，是指那種特別大的樹，是各類樹裡邊最大的樹，所以稱為王。繁茂，是指在泥土的樹根紮得很深，所以枝、葉、華、果長得茂旺，根深葉茂的意思。這裡用比譬的方法來說的。在空曠荒郊野外的地方，有一片樹林，其中有一棵樹特別大，如果乾旱了，在沒有水的情況下，這棵樹會枯萎，樹葉紛紛飄落，到最後只能剩下樹杆，這棵樹就成了光杆司令；如果雨水充沛，它的枝、葉、花、果，就會生長的特別茂盛

‘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眾生就像樹根，諸佛菩薩就像花果。如果花果離開了樹根，就不可能長出花果來；沒有樹根，樹就會死去，那又哪會有花與果呢？所以佛與眾生的命運是緊緊相連的，佛不能離開眾生。要成佛，必須用大悲水，也就是用大悲心，去教化眾生，普渡眾生，使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用佛的大悲心去為眾生做有利益他們的事，才能成就佛的智慧。

‘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它的意思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這段話含有總結的味道，佛果的成就，是建立在大悲心的基礎上，諸佛都是以大悲心去利益眾生，才能夠成就無上菩提，最後成佛，功德圓滿！

‘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這段經文對成佛下了個結論，菩提屬於眾生，菩薩不能離開眾生。就像蓮花不能離開污泥，離開污泥就不能長出蓮花，清水裡是長不出蓮花的。同樣道理，離開眾生要想成佛，那是門都沒有。所以菩提屬於眾生，如果沒有眾生的話，一切菩薩都不能成就無上正覺。

‘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眾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眾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普賢菩薩講到這裡，向法會的聽眾，叫一聲道：善男子啊！你們聽了上邊所講的種種學佛的意義，應該明白透徹行菩薩的意義了，應該照我上邊所講的種種修行的方法去修行。對待一切眾生，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沒有人我高下之分，能夠常常隨順眾生，使大悲心漸漸增長至圓滿完善。能夠用大悲心去隨順眾生，就是供養諸佛，因為隨順眾生，就是對諸佛最好的隨順。如果能用大悲心去利樂有情，就是對如來最好的供養。

‘菩薩如是隨順眾生，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菩薩對眾生的隨順，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永遠、永遠，天長地久有盡，隨順眾生無絕期。

（未完待續）

感悟人生

——从内心深处寻找苦乐源头

学诚法师

第八講 如何掃除自心的塵垢

11月25日，北京降下了入冬的第一場雪，學誠大和尚下午為大家作了開示——《如何掃除自心的塵垢》。大和尚教誡：我們清除塵垢、清除垃圾，這些塵垢和垃圾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清除內心貪嗔癡煩惱的塵垢。

一、次第修學

1、三士道

今天我們又要來講佛法。大家學習佛法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尤其是學習道次第：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我們大家也清楚，下士道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不生起煩惱，中士道的目的是要讓我們如理斷除煩惱，上士道的目的就是要斷除習氣。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第一步，不要讓我們生起煩惱；第二步，要對治煩惱；第三步，斷除習氣。無論是讓我們不要生起煩惱，還是對治煩惱、斷除習氣，都需要靠佛法。佛法才是對治煩惱的良藥。

2、煩惱如毒藥

煩惱很多，煩惱的作用很大，煩惱的害處也很嚴重。我們把許許多多的煩惱概括為三種：貪、嗔、癡。又把貪嗔癡比喻為三

毒，“毒藥”的“毒”。人如果吃了毒藥的話，吃多一點就會死亡；毒藥輕一點的話，對身體也會有很大的傷害。這是指有形有相的、看得到摸得著的物質方面的毒藥。我們心裡也有毒藥，這三種毒藥對我們自己生命的毒害非常嚴重。我們常常說，要把自己當病人想，佛法裡面說把自己當病人，不是告訴我們，我們身體的哪個部位、哪個器官有毛病、不健康，而是一種比喻，意思是我們的心病比身上器官的缺乏、身體的不健康還更嚴重；也就是說，我們生命的深層次已經中毒了，我們的內心裡面有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普通的問題，而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不容易認識到自己的內心有那麼多、那麼嚴重的問題。比如說我們起了一個煩惱，動了一個念頭，就猶如我們吃了毒藥一樣，對自己、對別人都會有很大的傷害。這種傷害不僅僅是當下彼此之間傷感情、不和睦、令人難堪、心裡難過，實際上這種作用還會持續，持續到明天，持續到未來，乃至持續到你的來世，更長遠的未來。這就是我們吃了這個毒藥以後，中毒了。

3、佛法乃良藥

這些毒要把它拔掉、去除掉，就需要吃另外的一種藥，才能夠來救治我們。自己心裡邊所中的這些毒——貪、嗔、癡三毒的淨化，就需要靠佛法。

大家在家裡也有很多的佛經，當你生起煩惱的時候，這些佛經起不了作用。為什麼呢？因為你在煩惱的時候，經文你也看不進去。反過來說，你以這個煩惱的心面對境界的時候，煩惱的作用更強烈。那怎麼辦呢？就要換一個環境，比如說在寺廟裡，大家都在修道、用功，我們的內心比較容易寧靜，不容易生煩惱。同時我們在寺廟裡邊又容易聽聞佛法。聽聞佛法的時候，本身就是對治煩惱的生起、對治煩惱的現起，使自己不起煩惱，而不起煩惱本身就是共下士的基礎和特點。

問題是，我們自己在看經、聽磁帶的時候，因為以煩惱的心，所以我們聽到的聲音，我們看到的文字也都會變成煩惱。在寺廟裡邊的時候，有同行善友、法師們為我們講佛法，那我們內心有希求心、內心有信心，就會去接受、去領納外在的這種境界，領納別人給我們講說的佛法的內涵。當我們領納的時候，佛法就起作用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煩惱心很重，並且常常在起煩惱，習氣也很嚴重，自己不曉得，也沒有能力去對治。這樣的話，雖然我們學佛的時間很長，但實際上同自己的煩惱了不相干，沒有真正意識到、認識到煩惱對自己生命的毒害性有多麼嚴重。

二、如何得解脫

1、掃塵除垢

如何來正確對治自己的煩惱？就要如理修行佛法、修持佛法。如理修持佛法，我們常常聽到六加行。六加行的第一加行：灑掃住處，莊嚴安布身語意所依。“灑掃住處”就是我們常常所講的清潔工作，打掃衛生、佈置場地等。“莊嚴安布身語意所依”，身所依是佛像，語所依是佛經，意所依是佛塔。在印度、在南傳佛教國家的寺廟，比如泰國、斯里蘭卡、緬甸這些國家，廟裡面都有塔、有菩提樹、有佛像。我們中國也有很多廟裡邊有塔。佛像、佛經、塔，這代表著身語意之所依。

佛經裡邊告訴我們，掃地有五種功德：

第一種功德，令自心清淨；第二種功德，令他心清淨；第三種功德，眾天神歡喜；第四種功德，造就猛利的業；第五種功德，死後往生天界。“往生天界”就是往生淨土；“造就猛利的業”就是戒律清淨；還有天神歡喜，自心、他心清淨。

灑掃住處、清潔衛生的時候能夠令自己的內心清淨，那麼這是五種功德的第一種。我們又如何能夠把清潔衛生的工作同對治煩惱、如理修持佛法結合在一起？事實上我們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一種聯想，說我們修行、對治煩惱要從搞衛生開始。我們常常覺得這種搞衛生、做清潔的工作，都是沒有文化的人、智力比較差的人、歲數比較大的人做的事情。實際上，佛法就是告訴我們從這樣一個最簡單的事情開始。我剛剛出家的時候，寺廟裡面的老和尚就告訴我：你學掃地要學三年，學泡茶也要學三年。當時我就很不好理解，讓我學掃地還要學三年，這很容易就能學會，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學會了。並且，每天都要掃，不管是有沒有灰塵、有沒有垃圾，都要去清掃。其實，這就是修行的一種功夫，培養我們的長遠心。

我們在清除塵垢的時候、清除垃圾的時候，這些塵垢、垃圾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清除內心的貪嗔癡煩惱的塵垢。通過外在的塵垢這種比喻、這種象徵，來認清我們內在的煩惱垃圾。

釋迦牟尼佛有一個弟子——周利槃陀伽，他出家以後，釋迦牟尼佛告訴他“掃塵除垢”四個字，他學了三個月都記不住，但是最後他能夠大徹大悟。佛陀授記他說，周利槃陀伽是他所有的聲聞弟子當中，轉變心意最殊勝的人。他天天就是掃地，掃到最後，佛陀這樣為他授記。

他掃地為什麼能有這樣的一種成就？他就是能夠很認真地根據佛陀的開示、佛陀的教授去實踐。佛陀為他講：“此塵是貪非塵土，塵乃貪名非塵埃，諸智者眾除彼塵，如來教中不放逸。”我們掃來掃去，都是要掃內心裡邊的這些塵埃——貪的塵埃、嗔的塵



埃、癡的塵埃，這是三毒的垃圾。

2、對治煩惱得清淨

我們修學佛法不能認識到自己內心當中有垃圾，自己內心當中有問題，我們又如何來對治？我們又如何來清掃？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常常說，我們修行就是念經、持咒、磕頭，這才算修行，很難說我們打掃衛生是在修法，實際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意識不到內心當中煩惱的塵垢，我們即便天天坐在這裡念念有詞，但實際上你念的和心裡想的是兩個不同的情況。口裡一邊念佛經，內心一邊在起煩惱，甚至被煩惱包裹得越來越緊，不僅不能對治，還會包得越來越死。

我們內心怎樣才能夠有清淨的狀態呢？我們只有對治了煩惱，內心才會清淨，內心才會開明，內心才会有安樂。同時，因為我們自己內心清淨，別人看到我們，也生歡喜心，他的內心也清淨了。別人聽到我們說話，也很高興，他的內心也能夠得到清淨。天神看到我們戒律無有虧損、內心清淨，也很歡喜。所以，我們要真正去認識到底怎樣叫做如理修持佛法。

3、解除煩惱靠修行

如果我們缺乏了最基本的功夫和最基礎的條件，我們又怎樣能去修行呢？如果我們自己的心不能打開，不能淨化，修行佛法的人內心裡面還有很多障礙，這是不夠條件的一種表現。所以六加行的第一加行，本身就是要清除自他的障礙、自他的違緣、同行善友之間的違緣以及同善知識的違緣。所以，認清自己的煩惱、認清自己內心的狀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如果把我們自己內心提得很高，覺得我們這種現況、我們這種條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行，那無疑就是我們繞著這條路在走。所謂“繞著路在走”，就是你走的不是一條直路，你走的是一條彎路，你繞道走，繞了一圈最後還會回到原來這個點上去，走錯路了。所以我們學佛法，學習道次第的話，就真正要按照佛陀告訴我們的一點

一滴去實踐，如果不是根據這樣的正法去實踐的話，都是白忙活一場，根本、內在的煩惱調伏不過來。所以前一段時間我也講過《認識煩惱是修行的開始》，它的緣由就是在這裡。

我們如果沒有去對治煩惱，我們的各種痛苦會越來越多，不能解除。我們常常講到八苦，現在有這些痛苦，過去也是這些痛苦，我們未來一樣也是這些痛苦。今生今世我們得到人的身體，固然是因為我們在過去造作了成為人的業因，但今生能夠得到人身，不等於說我們過去就修行過，或者修到什麼程度。當然也有人過去就修行過，但不等於說我們所有人在過去都修行過。

世間還是有那麼多的人，你讓他到廟裡來，來拜佛、聽經，他肯定不來，那他就是缺乏善根，但是他們也是人，甚至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很有學問的人。所以說，你得到人身，不等於說你前世修行就很好。我們如果不修行的話，這些痛苦、這些問題肯定不能解決，一直會不斷地累積，不斷地持續下去。

佛法把這八苦最後都歸到五蘊熾盛苦。這個痛苦既不偏重於物質方面，也不偏重於精神方面，五蘊和合。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這三種是我們內心的痛苦。生老病死，是我們身體上面的痛苦。而身心和合的痛苦，就是最後一個苦——五蘊熾盛苦。無論是身體方面的、心理方面的，還是身心和合方面的苦，你都要把它去除。如何才能沒有這方面的痛苦，唯有佛法才能夠去除、解脫。解脫什麼？解脫痛苦。痛苦怎麼解脫？不要有業，不能造作召感痛苦的業。我們如何不去造惡業？要斷煩惱。煩惱怎麼斷？要靠佛法來對治。所以我們用佛法來對治煩惱，煩惱對治了就不會造業。沒有這種業就不會感召八苦，沒有了八苦我們就解脫了，就是這樣一種關係。

三、珍惜生命

1、認識無限生命

在廟裡我們常常聽到“無限生命”這樣一個命題。我們如何以無限生命來審視自己的人生？如何以無限生命的基本框架來看待自己的一生？如何以無限生命來認識自己完整的存在？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完整認識到自己存在的時候，對自己的生命才能夠看得清楚。所以完整認識到無限生命的存在，就是要認識過去是怎麼存在的、現在是怎麼存在的、未來是怎麼存在的。

過去的存在我們不曉得，未來的存在我們也難以預料，現在是怎麼存在的？能不能認識得清楚？如果認識不了，我們就跟瞎子一樣，長短方圓、青黃赤白分不清楚。我們不曉得自己真正要怎麼辦，怎麼來用功？我們生命要的是什麼，祈求的是什麼？如何來豐富自己生命的內涵？如何來培植自己成就佛道的資糧？如何相信業果？如何生起皈依心？盲人沒有看到外在境界的能力，這樣的話，在走路的時候就會有危險，沒有辦法去做事。我們如果對這些問題認識不清，就是盲修瞎練。所謂“盲修瞎練”，在佛堂裡頭，僅僅是一些宗教儀式。大家念的時候跟著念，跪拜的時候也跟著跪拜，合掌的時候也跟著合掌，來的時候也跟著來，走的時候也跟著走，就僅僅是儀式、一些程式而已，離真正對治自己的煩惱還有很長的距離。

對於生命存在的命題，不僅僅可以從空間上面來決定，還可以、也應該從時間方面來看待。我們的生命經驗、生命體

會、生命過程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也可以找到這方面的契入點、下手處。雖然我們從某個角度來講，自己的生命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死亡，也就是前一刻、前一念自己的軀體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不等於說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經驗、我們的能力也死亡了，也過去了。這些恰恰是可以持續下來，可以延續下來的。過去的只是說我們在過去的時間裡我的這種身體，已經推移到現在，所謂“前面一念、前面一秒、前面一刻的那個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軀”已不存在。因為昨天的我、過去的我已經跑到現在，已經跑到今天來了，所以那個看得到、摸得著的我的血肉之軀、五蘊和合之身不存在了。但是不等於說我們精神領域的那些內涵不存在，不等於說我們的煩惱不存在，不等於說我們的業力不存在。

2、用佛法抉擇人生

一個小孩子，他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感到很傷心，感到很悲哀，那麼他就是僅僅局限於一點、拘泥於一點。他不能用更長遠的眼光、更寬廣的心胸來看待所發生的問題。我們大人、成年人，就比較成熟了，也就是有更長遠的眼光，所以知道在小孩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在青年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在中年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哪一件事情該做、哪一件事情不該做。這就是我們自己人生經驗的累積。這種經驗，有好的經驗，也有不好的經驗；有正確的經

情疑癩真矣

王辰年冬月虎書

驗，也有錯誤的經驗。不好的經驗在累積，好的經驗也在累積；善的業在增長持續，惡的業也在增長持續。因為我們是同過去發生的事情聯繫起來看待，聯繫起來分析，聯繫起來決定，所以他知道這件事情該做不該做，這件事情要不要做、怎麼做。這都是基於過去的經驗來判斷我們現在應該何去何從、何作何為。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怎麼做的目的是在於未來，在於未來的成就，在於明天的成就，在於明年的成就，在於更長遠的未來的成就。所以，家長就會讓小孩子去念書，上小學、中學、大學。如果不去念書，以後就沒有出息、沒有學歷、沒有文憑、沒有文化，他知道這是有連帶關係的。

我們把生命再拉長，不僅是父母，還有自己父母的父母——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的經驗，那麼這些經驗也只有幾十年、一百年。佛菩薩的經驗就是很長遠的，他是從多生多世、生生世世，從無量劫的時間的流變過程來看我們這幾十年所做的事情的意義。當然，這樣的經驗是不一樣的。自然而然，他的判斷標準也是不一樣的，他所做出來的抉擇也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學習佛法就是要根據佛陀的經驗，根據佛法的標準，來看待、審視自己的人生，來為自己的人生作抉擇。不然的話，我們的所作所為也就是這幾年、這幾十年的一些意義，甚至就是眼前的一些意義，眼前的一些成就而已。這樣的話我們就划不來，就不是真正在學佛法。

我們如果僅僅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這是非常不夠的。我們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的目的，是為了未來的成就，為了來世的成就。也就是，我們現在注重的是種因，而不是注重成就、注重成功。如果不是學佛法的人，他種下去的因就要求立刻兌現。所以，這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一個人在社會上工作，一天要多少的工錢，先要跟人談清楚。這樣，他才知道這個工作不會白做。你如果讓他白做，他肯定不會做。為什麼呢？他的成就就是著眼於當下、著眼於現在。我們學佛法、集資糧，就不一樣了，大大不同了。這個意思在哪裡呢？也就是說我們在佛門裡做事，

如何來判斷自己的成就，如何來判斷自己的成功，如何來看待自己是做錯了還是做對了，那就是不能看眼前。看眼前，就看不清楚、看不明白，容易犯錯。看眼前是世間人的標準，是普通人的標準。看長遠，從生生世世來看，才是佛法的標準。這是非常重要的。

3、善用時間

因為過去會一直在過去，剎那剎那在生滅，但是過去了不等於沒有，而只是從現在的存在形式轉化為另外一種存在狀態。這種存在，不學佛法的人，或者說佛法學得不夠的人，不容易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現在的這種生命狀態跟過去世有那麼密切的聯繫，不容易生起這樣一種信心。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意識到，自己在過去幾年、幾十年，不用功、做錯事，僅此而已。我們就不容易去聯想、去檢討，過去幾年、過去幾十年，自己應該怎麼做，自己應該怎麼學，自己應該怎麼修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也就是，自己有時候可能會意識到，過去浪費了時間，但是很難反省到，我們如何很好地來使用自己的時間，不讓它空過，如何善用時間。我們過去的多少年時間都浪費掉，自己不能去反省，不能去很真切地認識到這樣的損失。當然，自己生命的這種經驗又會等流下來、持續下去，對現在的時間也不會珍惜。

我們信仰佛教的人，學習佛法的人，就是要時時刻刻、分分秒秒把握時間。如果不把握時間，時間很快就會過去了，一直在過去。時間一直在過去，我們沒有修行，沒有在積聚資糧，就意味著我們不斷給自己的生命造成損失，一直在損失、一直在虧損——善業沒有得到累積就是在虧損，一直在虧損，忽然有一天，我們的生命結束了，死亡了，那個時候，我們“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那時就來不及了。所以我們在如理修持佛法的時候，就是要時時刻刻找到自己生命最深層次的原因——煩惱。

（未完待續）

醒世歌的启迪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醒世歌共有十個偈頌

偈頌（一）

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份度時光。

俗語話：「處事難，處人更難。」從前處人還容易，現在與人相處比從前不知要難多少倍！原因在那裡？從前的教育，是教我們做人；現在的教育，只教我們（例如：用電腦）做事。所以我們不知道怎道做人，對自己千變萬化的情緒都無法理解。不要說去瞭解別人，你說「處人」怎麼不難呢？因此大師與佛陀一致教我們忍耐，忍耐才能“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份度時光。”

一個人沒有耐心，無論他條件多好；也是一事無成，因為成功永遠屬於有耐心，有毅力的人；所以耐心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世尊在《金剛經》上給我們講菩薩六度波羅蜜多（Paramita）意即到彼岸，特別強調「佈施」和「忍辱」，可見這兩項是修行成敗的關鍵。亦是大師指的“忍辱柔和是妙方”。做父母的可忍受兒女打他一巴掌，但這種「忍」不能令子女過度到彼岸，因為父母是以溺愛子女的心來忍受。如果我們被其他（等於通度過了考驗），理由是個人明白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如幻如化，執著眾生是實有，故不能忍受。我們能觀察到一

切都是如幻如化，眾生也如魔術師變出來的幻化人，能觀空沒有執著就可以忍受。

忍受並非是眾生令我們苦惱，我們要忍氣吞聲的強忍，此只是凡夫的忍，是「內怨外忍」非如張良忍受「胯下之辱」的誠意，而是越王勾踐的忍耐恥辱，圖謀報復——「臥薪嘗膽」。

六度中的忍辱波羅蜜是要以智慧看透此間之真相——是「緣生性空」，接受此事實。比如有人罵你，也可你觀察因為對方有煩惱的原故，講出此話，讚或罵也只是聲音罷了，看透了，接受它便不會起煩惱，“以智慧觀察而忍”，可令我們過度到生死解脫之彼岸——“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份度時光”。

如果眾生辱罵我們，為了要做好事，而忍受他。這就是沒有智慧，因為你先認為此是苦惱，然後才把它忍住。如果你是為了度他才忍，又當別論。修忍辱波羅蜜，便是修慧，是看透一切事物的無常——遷流變化。在這一切因緣和合的假相中，不認為（1）「有眾生」、（2）「有眾生做出此行為來惱害我」及（3）「有我在忍辱」此三部份也是空的，這叫「三輪體空」。

偈頌（二）

休將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過失揚；
謹慎應酬無懊惱，耐煩作事好商量。



容包慈悲



11001年

善似青松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
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

明·劉伯溫（又作燒餅歌）

劉伯溫這一首勸世偈語，也是說明善惡因果的報應，非常有道理。善像是青松，惡好像是花。青松給人的感覺不如花出色，但遇到狂風吹打；遭到因果報應時，就只看到青松而看不到花了。

也就是說：惡人像磨刀石，表面上看不出損傷，實則日日有磨減；善人如芝花草，雖然不感覺他的特別，但聞到它的芬芳馨香。我們不要以為做惡事沒有人知道，其實天知、地知、因果知，自己的良心也知道；做了善事，不必灰心沒有好報，你看田園裡的花草不見增長，不是沒有長，只是慢慢，一點一點的長，忽然它就開得滿園繽紛燦爛了。俗語也說「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休將自己心田昧」。

過去大陸有一列從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進入上海站時，突然和另一列火車相撞，死了很多人。一查罹難者，都是遠道從日本來中國旅行的高中學生。據說出事那天，正是歷史上「南京大屠殺」——過去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吻合，所以就有人說那些學生是日本軍閥的子弟長大了，因為上一輩因果的牽連而受到報應。

另一故事表達與人為善的好處：過去也

有一位青年秀才到京城趕考，考完試，主考官在閱卷時，看到這青年的試卷上，有一個字少了一個點，而一堆螞蟻盤據在這個字上。主考官用手將螞蟻彈走，要照這個字扣分，螞蟻一下子又（成群）盤據在那一點上令人看不出錯字。主考官覺得很奇性，心想這名考生一定積了什麼陰德，連螞蟻也幫著他！原來因由是這青年赴京考試途中看到一群螞蟻飢餓地覓食，他沒有趕走或擦死牠們，只餵了牠們一顆糖罷了。就這麼一點善念，令螞蟻（成群結隊）來報恩，因果真是絲毫不爽呼！

“莫把他人過失揚”——咀巴不好的，心地再好也不能算是好人。要批評人時，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無缺？別把他人的過錯，損自己的口業、口德。而且有過失自然要承受自己過失的果報。再者道德是用來提升自我，而不該用作呵責別人的尺度。

“謹慎應酬無懷惱，耐煩作事好商量。”

待人接物，看不慣的事，要做到視而不見。

得理要饒人，理直要「氣和」——
“忍辱柔和是妙方”。

惹禍皆因強出頭。

（未完待續）

佛學解答

釋永惺

問：曾聽說藥師如來是佛教的一位「大醫王」，能為眾生治理任何頑疾，不知藥師如來有何良方妙藥，令眾生藥到病除呢？



答：很高興你能意識到「眾生皆病」，在娑婆世界中生活的眾生，所患的惡疾真是無法計算。藥師如來為東方淨琉璃世界的教主，藥師如來於過去世行菩薩道時，曾發下十二大願，願為眾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諸善根，導入解脫，故依此大願而成佛，住淨琉璃世界，而淨琉璃世界其國土莊嚴如極樂國。藥師如來的誓願是不可思議的，若有人身患重病，死衰相現，眷屬于此人臨命終時晝夜盡心供養禮拜藥師佛，讀誦《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燈，造四十九天之五色彩幡，其人得以甦生續命，可見藥師如來的功德是何等的殊勝啊！

我們的病，離不開身體的病與及心靈的病，身體的病為老、病、死；而心靈的病為貪、瞋、癡。治病的良方是先對治好心靈上的病因，其後身體上的病只會不藥而愈。對治貪、瞋、癡的藥方是戒、定、慧三無漏學；其原理是以戒對治貪欲，以定調伏瞋心，以慧劍斷除癡愚；因眾生的生、老、病、死皆從煩惱心而生起，心病若治好了，煩惱就沒有了，一切的疾病自然就不藥而愈。

學佛的人在修持的進程中，自當體會到身體的疾病易醫，而心靈的惡疾難治。世間的藥物只可醫治身體一時的不適，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若要根治眾生從無始劫來所患的病，唯有得到佛陀的法藥，精進修行，以達解脫之途。我們也要發願廣學多聞八萬四千法門，期

望往生極樂國土，煩惱漏盡，度脫眾生，方報「藥師如來」的深心大願。

問：有人假借佛教之名，而行惡事，這種人往往被人們稱為「附佛外道」。請問正信的佛教與這些「附佛外道」有何根本不同之處？

答：「附佛外道」由來已久，他在釋迦牟尼佛的創教時期，已存在於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佛陀的堂兄弟提婆達多，此人以神通獲取名利、分裂教團、欲圖強奪佛陀教主之位、多次伺機謀害佛陀，堪稱附佛外道的特殊人物。

「附佛外道」的來源一般可做如下的瞭解：一、在佛教內部，有些人在學理及行為上有這異端的傾向，不依佛陀的正法修持、度眾，因而影響到佛教的混亂、分裂和嚴重異化，對整個佛教教團帶來不良的結果。二、在佛教的外部，有些人以佛教的名義以達成一己之私、如某些氣功門派、民間宗教等，他們的教主往往以佛教的名義招攬信眾，或惡意歪曲佛教的義理，加以利用而喧賓奪主。如在日本、南韓等地，新興以佛法為招來的教派層出不窮，數以百計之多，其中便不乏背離佛陀正法的「附佛外道」。

故遠離這些異端邪說，唯一的途徑乃是要瞭解正信的佛教，才不致受到迷惑。

正信的佛法具備如下的特點，善信亦可以此為甄別「附佛外道」的參考：一、從教義上加以甄別，正信佛教的基本有其牢不可破的原則。這些原則如四聖諦、十二因緣法、八正道、三法印、六波羅蜜等。二、從行為上加以甄別，看這些傳播佛法的人是否尊敬三寶？是否依照佛陀的教法行事？個人對佛法的行持及理解如何？對世俗的名聞利養的取態如何？平日有否為世間的

享受而營營役役？三、從社會效果加以甄別，看他所提倡的修行方法是否如法，是否有益於信眾的身心健康、人格提升，是否有益於家庭和睦、社會安定。故《佛藏經》記載：「當來之世，惡魔變易，作沙門形，入於僧中，種種邪說，令多眾生入於邪見」。又《楞嚴經》亦有如下的記載：「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奸欺，稱善知識，各自謂己，得上人法，玄惑無識，恐令失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

總而言之，在現今以提倡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新興宗教多不勝數，「附佛外道」故能乘時湧現。就「附佛外道」而言，雖有一部分屬於良性，具有順應時代、安撫人心、利益社會的功能，但功過不能相抵。它們在教內與傳統佛教爭奪信徒、誤導信眾、壞人慧命。在教外聚斂錢財、四處招搖撞騙，極易發展成為邪教組織，不但令佛教聲譽大受損害，且乃禍亂社會之源。無論從延續佛教法燈以致下濟三途的立場來看，佛教的高僧大德都有責任和義務對此「附佛外道」的異端加以剖析，以正佛陀慧命的根本。

（未完待續）

淨土法門
願此香網亦如是
念量云邊做佛事
亦願三邊共新息
悉令除熱得清涼
皆發云上菩提心
永出愛河淨彼岸

淨土立願

——念佛行門

牛廷鋒

歷代淨土祖師大德都認為，淨土法門是萬修萬人去的法門，以彰顯淨土法門修行簡便、往生容易的特徵。然而，近代以來，淨土大德、一般信眾都在感慨淨土法門修行者眾，而往生者少，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往生誓願難立，菩提心難發，或平時追逐五欲六塵，或念佛只求來生福報，或在生死面前留戀世間的名利、親情，沒有堅固的往生願望。

念佛成就往生的是願力

淨土法門，以起信為入門根本，而在生信之後，則以發願為修持的第一要務。尤其是在當代這樣的末法環境下，發願就顯得尤為重要。現在的淨土行人大多重視念佛行門，重視一天要念多少佛號，煩惱自己總也達不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亂，卻往往忽視了行的前提和根本——立願。念佛人之所以功夫不得力，往生大事不能成辦，往往是因為不重視發願，不知道怎樣發願，或者根本就沒有深切的願力。沒有往生大願，則在臨命終時必為業力所牽，以致難以為阿彌陀佛接引，而不能往生。

淨土法門講帶業往生，認為種子業可以帶到西方淨土去。在那個只有諸善、無有眾惡的極樂環境中，種子業不起現行，經過歷劫的修行和諸佛的加持，種子業會慢慢消滅掉。而要帶業往生，除了臨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菩薩接引的條件之外，還要求臨終行人有

大的願力。如果願力大過了業力，往生就變得容易了。

臺灣智諭法師（1924-2000）在念佛七中開示道，“有兩種力量不可思議：一個是業力不可思議，一個是願力不可思議，我們求往生，便是要把願力勝過業力……命終最後一剎那間，自己的願力和阿彌陀佛的願力相應，便可隨願往生了。” [1] “我們念佛的人，就是要以我們的願力，超過我們的業力，才得度，才往生。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業力太重，只有一個力量，可以超過它，那就是願力。如果我們念佛的願力有十分，業力有八分，就有往生的希望。如果你的業力有十分，願力僅僅二三分，那往生就沒有希望了。如果你的願力超過業力，你就可以往生。所以大家一定要至誠懇切發願往生西方淨土。” [2]

沒有往生的願力，臨命終時業重者先牽，由自身之善惡業，隨其重者而輪轉六道。而有往生淨土的信願就不同了。臨命終時正念分明，念念願求往生，一定得蒙阿彌陀佛及西方極樂世界諸賢聖前來接引，圍繞四方而作加持。此時行者自身往生的願力與阿彌陀佛因地時所發的四十八大願的願力合二為一，再加上諸佛菩薩的加持力，就超過了行者自身的善惡業力。同時，有往生的願力，感得阿彌陀佛前來接引，往生即有了保證，善惡業力就變得不足道了。古德形容說，業力如石，無願力求生西方，如身縛重石度生死海，焉得不沉？得蒙阿彌陀佛接引

猶如乘船得度生死大海而往生西方，生生世世的業力猶如石塊，以船裝人、裝石，不礙航行，石小船大，定得成行。所以，念佛成就往生的是願力，不是業力。而念佛不能成就往生，那肯定是臨命終時業力牽引之故，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沒有往生西方的願力。

情欲和名利是障礙淨土立願的主因

自清朝以來，佛教大多在走下坡路，淨土念佛也是如此 [3]，所以自那時起，淨土祖師苦口婆心教導人們淨土發願，以促成往生這一大事因緣。

步入現代社會，障礙淨土立願的因素越來越多了。隨著商業化、資訊化、現代化等現代技術、經濟在全球的普及，人們在享受現代化帶來的種種方便和好處時，也在遭受著它對傳統社會倫理道德的衝擊。伴隨西方思想文化而傳入我國的拜金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思潮影響日益深遠，世人大都沉浸在財色名利的貪欲之中，許多人沒有正確的思想指導，不求真理、唯利是圖，傷風敗俗、傷天害理的事情天天見諸報端、網路，能安下心來學佛修道的人越來越少了，能真正堅定淨土信願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以情欲為例，現代人貪欲心重，加上西方情愛觀念的大肆滲透和影響，欲望的享樂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性自由、性氾濫、一夜情等負面資訊充斥著社會的每個角落。現在的人都在追求所謂“性”福，情天孽海之下，能有幾人安心修道？又有幾人能勘破情執，不貪不戀，堅定往生西方？過去無論出家、在家，大多需要作務，挑水、砍柴、碾米磨面、澆菜、鋤地、洗衣、做飯等等，再加上佛教修行的早晚課、念經、念佛、繞佛、繞塔、跑香、靜坐、普佛、講經說法、研習經論等等，從天沒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筋疲力盡而又法喜充滿，所接觸、所繫念的無非是佛法僧三寶。

現代社會是一個淫欲熾盛的狀況，伴隨著資訊、網路的普及，再加上生活的安逸，勞作的減少，情執日重，道心日薄。以

此貪念引彼貪念，財色名食睡五欲熾盛，而稍不如意即生瞋念。以此貪瞋癡心，引動身口造作，戒易犯，業益重。貪瞋癡是眾生無始劫以來的習氣，它們力量強，戒定慧的力量就削弱了。古語雲，“愛不重不生娑婆”，過分的色欲及其不當的行為，成為當前擾亂世間社會最為嚴重的罪業之一，也成為學佛修行最為嚴重的障礙之一。行策截流大師（1628-1682）這樣勸誡說，“而西方尚遙，往生弗保者，無他，愛椿未拔、情纜猶牢故也……故知未登聖果以還，鮮有不被其系累者……總之煩惱無盡，而生死根本則唯貪愛，能漂溺行人，障往生法。是故先佛經中，處處訶責。但情愛一分疏淡，則淨業一分成熟。於生死岸頭，庶得解脫也？居士其勉之哉。” [4]

末法時代世界污濁，情欲對修行人根器的破壞尤為嚴重。行策大師洞悉淨業行人雖終日念佛，而往生成就者鮮少的原因就是“愛椿未拔、情纜猶牢”，殷勤勸誡，為樹標的。其所誡者，無非情緣乃是前生善惡業的承續，是虛假的色蘊，是自己欺騙自己的虛假感覺。但其壞淨土願，障往生法，是生死流轉的根本。其所標者，即疏淡情愛，勘破情執，離塵合覺，勤修淨業，增加信心，堅固誓願，以完成生西大業。

情愛之外，對名利的貪著也是現代人淨土誓願難立、臨命終時對此世間難以放下的另一重要方面，其中尤以金錢、財富等利益為最。現代社會是一個經濟、財富等物質利益至上的時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西方物質文明的衝擊下，中國從一個道德社會迅速轉向了功利社會，打開報紙網站，無處不在渲染金錢，強調物質，就連宗教、文化等都變成了發展經濟的手段和工具，即所謂“文化（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在今天，對幸福的追求，對理想的設計，對自我價值的衡量，對社會效益的實現，等等一切，都是以經濟或者財富作為標準，各行各業都貼上了商業化的標籤，就連教師教書育人、醫生救死扶傷這樣以良心來衡量的神聖職業，也要以經濟效益為標準，也要看績效、看增收，使教育、醫療成了百姓心中之痛。

在利益的驅動下，許多人喪失了理智，置法律及道德於腦後，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拜金主義大行其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成了時下許多人的座右銘，人們不再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為追求物欲人們也不再講良心，不守合同、商業欺詐、逃避債務等現象相當嚴重；坑蒙拐騙、見利忘義、弄虛作假成為常態；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等現象屢禁不止；奢靡享受備受推崇，環境破壞前所未有；天理良心、倫理道德被無情地鄙視和遺棄，“厚黑學”成了處世的寶典，整個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物欲膨脹了，貪欲被激發了，人們眼裡只剩下了金錢和財富，不見了職業道德、甚至倫理道德，物質財富和精神生活嚴重失衡。

以佛教修行而言，佔有的越多，貪心和欲望越大，期待和牽掛也就越多，求不得等苦痛也自會增多，“惑業苦”的循環模式得到體現。同時執著增多，放不下的增多，不僅生時痛苦，臨命終時也會難以割捨，藉此貪戀心，掃蕩出離心，難生淨土願，終作輪回因。

出離心是修行的基礎和動力

修學佛法，無論是淨土法門還是其他，都要不為稱、譏、毀、譽、利、衰、苦、樂 [5] 這八風所動。這八種境界之風是世間八法，是人生名利、得失、盛衰、成敗的總和，是障道的因緣。如果看不破，放不下，認真執著，何談出離心。而只有有了出離心才會嚮往解脫，出離心是修行的基礎和動力，也是淨土法門立願的基礎，往生的條件。世人都願意獲得稱讚、榮譽、利益和快樂，遇到順境即貪著；而不願意遭受譏諷、詆毀、衰敗和痛苦，遭遇逆境即起瞋。一貪一瞋，哪一個不是愚癡無智？比如大家所常見的有錢人，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驟然暴富的人，或是吃喝嫖賭，或是揮霍無度，在金錢面前失去了理智、道德和良心，變成了窮得只剩下錢的“窮人”；而在失去這些財富時，人更會變得瘋狂，股票下跌、東南亞金融風暴等發生時，許多人自殺，失去了珍貴

的得人身有機會；一些在世時極盡剝削、吝嗇之能事的富人，在死後其財產卻被兒女爭奪，水火不容，甚至對簿公堂，成為社會的笑柄。一個人空手來到這個世間，最後也將空手離去，財物不能帶走分文，但是所造的善惡業力卻一絲一毫也不會少掉。等瀕臨命終、地獄相現時，再後悔一生對錢財的貪婪、執著，則悔之晚矣。錢財如是，其他也莫不如此。《普賢菩薩行願品》說，“又複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舍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複相隨。唯此願王，不相舍離。于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 [6] 臨命終時，世間一切都將捨棄，無論你用什麼手段得來的，無論你多麼貪戀不舍，都不會伴隨你往生轉世。如果是普通人，伴隨你的只有業力；如果是念佛人，伴隨你的只有往生西方淨土的大願，它將引導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而對世間名利的眷戀，會毀壞掉往生淨土的誓願，使人隨業力流轉，所以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淨土行者要看破世間的名聞利養，不能為了今生的名譽、地位、財產、利養等這些短暫的需求而破壞往生淨土這件大事。當然，看破世間的名聞利養，不是不要名利，而是在內心中對財色名利看淡，明白一切都是因果，以隨遇而安、順其自然的心態，做到得之不喜、失之不痛。這樣在臨命終時，自然也會放下世間的財權名利，以堅定的信願往生西方淨土。

堅定的淨土誓願能破一切世間境緣

現代社會物欲至上，享樂之風盛行，對淨土行人的往生誓願能產生阻礙、破壞作用。從另一個角度講，堅定的淨土誓願則是抵禦當前社會情愛、物欲等侵擾、障礙修行的一把利劍。徹悟禪師曾說，“我輩修習淨

業。信貴於深。願貴於切。以信深願切故。一切邪說莫能搖惑。一切境緣莫能引轉……若赤熱鐵輪。旋轉頂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願。若輪王勝妙五欲現前。亦不以此樂。退失往生之願。此逆順至極。尚不改所願。況世間小小逆順境界。豈能引轉哉。能如是願。其願可謂切矣。” [7] 真正的往生之願能破一切世間境緣，能轉一切苦樂境界，能淡漠當前社會的財色名食睡，能遠離臨命終時的貪戀執著。智諭法師說：“我們發願的時候，一定要知道，娑婆世界很苦。如果你感覺你現在生活很安逸，很舒服，你這個往生的願心就發不起來，所以要知娑婆苦，才能欣往西方樂。古德教我們要‘厭離娑婆，欣往西方’。厭離娑婆，是佛所說的苦、集二諦；欣往西方，是佛所說的滅、道二諦。古德如此說，確實是深體佛旨。” [8] 一般念佛人很難發願，就在於不能深刻體會娑婆世界與極樂世界的差別。在《佛說無量壽經》中，釋迦牟尼佛宣說極樂世界無苦唯樂的無量功德莊嚴，並與娑婆世界作對比，目的就是讓人產生出離與嚮往之心。行策截流大師說，“彼佛剎中依正莊嚴。無量勝妙樂事。不聞不知……故敬勸諸友……具真實願。發忻厭心。視三界如牢獄。視家園如桎梏。視聲色如鴆毒。視名利如韁鎖。視數十年窮通際遇如同昨夢。視娑婆一期報命如在逆旅……果能如是。若不生淨土者。諸佛皆成誑語矣。願共勉之。” [9] 如果真能明白娑婆世界的苦、空、無常，則必能看破、放下，立下堅定的淨土大願。

現代社會物欲橫行、情愛氾濫，“稱、譏、毀、譽、利、衰、苦、樂”這世間八法能擾亂念佛人的修行，讓人們留戀世間，動搖人們的意志和信念，摧毀人們往生淨土的誓願。而如果淨土誓願堅定，真有出離心、忻厭心，則能勘破世間種種情愛和名聞利養的假像，明白娑婆皆苦，遷流無常，明白極樂殊勝，不退成佛。現代社會的社會狀況和當前人們的根機，更凸顯了淨土法門立願的重要性。

備註：

[1] 智諭《佛七講話》第一期，<http://www.shanyuanwang.com/home-194-do-blog-id-21737.html>。

[2] 智諭《佛七講話》第一期，<http://www.xuefo.net/nr/article18/175560.html>。

[3] 明末清初的行策大師在《淨土警語》卷一說，“末法澆漓，人趨詐偽，求其履道存誠敦古反樸，如我老居士者，其人皆不啻披星揀月矣。”可見當時淨土修行的一般情況。見《卮續藏經》第62卷第135頁中。

[4] 行策《淨土警語》卷一，《卮續藏經》第62卷，第135頁上。

[5] 稱，當面的稱頌。譏，當面的譏諷。毀，背後的毀謗。譽，背後的讚譽。利，獲得的利益。衰，遭受損害。苦，遭遇痛苦困難。樂，獲得稱心快樂。這八種境界之風稱為八風。前四項偏於名，後四項偏於利。

[6]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大正藏》第10卷，第846頁下。

[7] 了亮等集《徹悟禪師語錄》卷上，《卮續藏經》卷六十二，第336頁中。

[8] 智諭《佛七講話》第一期，<http://www.xuefo.net/nr/article18/175560.html>。

[9] 行策《淨土警語》卷一，《卮續藏經》第62卷，第132頁上中。

白雲古跡之——

修行的果實

一行禪師

（續上期）

雨季安居即將結束之際，憍薩羅和摩揭陀展開戰爭的消息突然傳來。阿闍世毗提醯子王親自帶領的軍隊，已經越過了恆河，進入了憍薩羅的施法區伽屍。他與屬下將軍的部隊，陣容非常強大，包括了大象、馬匹、戰車、軍備武器和士兵。因為事出突然，波斯匿王未及通知佛陀，便要出發前往伽屍。於是，他吩咐祇陀太子代他向佛陀解釋。

佛陀早已知道，在波斯匿王獲悉阿闍世王把親父殺害以能奪取王位時，他已向阿闍世王討回昔日送給頻婆娑羅王在婆羅奈斯國附近的一個地域，以表示對他的不滿。多年來，這個地區為摩揭陀帶來了超過十萬兩黃金的稅徵。為了不願失去這個地區所能帶來的利益，阿闍世王便向憍薩羅宣戰。

舍利弗尊者叮囑所有的比丘與比丘尼都暫時留在舍衛城，因為在激戰中出門，實在太危險了。他又請佛陀也留下在舍衛城，直至戰爭結束為止。

兩個月後，舍衛城的人民接到報訊，獲悉軍隊在伽屍戰敗的壞消息。波斯匿王和他的主將，都被迫退回城都。這時的局勢非常緊張，阿闍世王的部隊日以繼夜的攻城。幸而城都的防守鞏固，舍衛城才不至被攻陷。後來，全靠槃度羅將軍的機智謀略，波斯匿王才得以作出反擊，因而把局勢扭轉。在這次的戰役中，憍薩羅終於獲得大勝。阿闍世王與他的大將，全都被活擒。超過一千名士

兵被俘虜。另有一千多士卒殉戰或逃亡。憍薩羅更充公了他們的大象、馬匹、戰車和軍備。

這場戰役歷時六個月。舍衛城的人民都為勝利而歡騰，大事慶祝。解散了軍隊之後，波斯匿王便前往祇園精舍探望佛陀。他告訴佛陀今次的戰役犧牲慘重，但憍薩羅是在阿闍世王的侵略下，出於自衛而戰的。他又相信阿闍世王今次的行動，是受了詭言影響所致。

“世尊，摩揭陀的君主是我的甥生。我是不能殺他的，也不想把他囚禁。請你教我最明智的處理方法吧。”

佛陀說：“陛下，你身邊都是賢能忠良之士，戰勝實是早可預料的。阿闍世王被詭臣圍繞，無怪他誤入歧途。‘如來’建議你待他以摩揭陀國君之禮，並且花點時間，以對甥生的態度提點他。你一定要讓他知道結交忠臣義士與良朋益友的重要性。之後，你便可以用正確的禮儀送他回摩揭陀去。你們兩國日後的長期友邦關係，便要視乎你今次是否處理得恰當了。”

佛陀召來一個名戒拔特的年青比丘來介紹給波斯匿王認識。這個比丘原是頻婆娑羅王其中一個兒子，阿闍世王同父異母的弟弟。戒拔特是個聰明伶俐的青年，十六歲開始，便以在家弟子的身份，跟隨目犍連尊者研習正法。摩揭陀轉政之後，他便請求目犍連尊者給他授戒為比丘。跟著，他便被尊者

派往舍衛城，在祇園精舍繼續修學。雖然目犍連尊者深知戒拔特對王位全無興趣。但為免招惹妒忌，他仍認為讓戒拔特遠離阿闍世王會比較安全。

波斯匿王向這年青比丘詢問王舍城的局勢。戒拔特於是便給他報告他離開摩揭陀之前的一切所見所聞。他又告訴大王，曾經有人從摩揭陀前來想刺殺他。但最後，那人反被戒拔特說服而改變初衷。那人後來更成了比丘，住在城外的一個修道中心。波斯匿王聽完後，便告辭回宮了。

不到多久，阿闍世王便被釋放，並被送回摩揭陀。波斯匿王欲以愛心來化解仇恨，自願把女兒跋耆羅公主許配給阿闍世王。這樣，阿闍世王便是他的甥生兼女婿了。波斯匿王又答應將波羅奈斯國附近那地域再送給阿闍世王作為女兒結婚的禮物。今次，波斯匿王真是盡了全力依照佛陀的建議去做。

因為戰爭經已結束，比丘和比丘尼都再次上路，四出弘法。波斯匿王下令在城外的郊區興建了一座精舍，定名為“皇家精舍”。

佛陀連續兩年都在祇園精舍安居，其餘的時間也是在這一帶說教正法。他只從來自摩揭陀比丘的口中，才知道一些關於那兒的消息。這些比丘說，自佛陀離開之後，提婆達多尊者已再沒有被阿闍世王重用。那時仍然追隨他的百多名比丘，已經有八十人重回竹林。提婆達多已日漸被人孤立。他最近更患病，因而不能離開伽耶山。自從那戰役之後，阿闍世王沒有探望過提婆達多一次。但他也沒有到過竹林。他只有與其他教派的領袖保持聯絡。不過，僧團在那裡的弘法活動卻沒有被阻礙。摩揭陀的僧俗的二眾，都很渴望佛陀回去。佛陀不在，靈鷲山和竹林都變得非常冷清。戌博迦也等著佛陀回去。

那個冬天，憍薩羅的末迦利王后逝世。波斯匿王甚為悲痛，前來向佛陀請示。王后一向是大王的知己，因而大王對她十分鍾愛。王后又是佛陀的虔誠弟子，深得法要。在大王還未認識佛陀之前，王后已經與丈夫分享她對大道的理解。大王還記得有一次，他作了一個似是凶兆的夢，十分困惱。因他

當時堅信婆羅門，於是便請祭師替他以牲畜祭神，以求趨吉避凶。王后當時極力勸阻。她一向都有從旁參政，在解決國家的難題上幫了大王不少。因為她是佛陀其中一個最虔誠的在家弟子，而且喜歡研讀法義，所以她在一個種滿了美麗的柿樹的公園裡，建了一座研法堂。她時常禮請佛陀和他的大弟子到這裡主持研討會和說法。她又把會堂公開，給不同教團的主要人物借用。

頓時失去了四十多年的老伴，大王來見佛陀，希望得到一點指示。他靜靜安坐在佛陀旁邊之後，心裡已漸覺平復了不少。他曾依照佛陀的教導，多習禪修。佛陀提醒他上次講及的教理，要多替周圍的人創造快樂。佛陀鼓勵他把國家的法制與經濟改革。他說體罰酷刑與判監處死，都不是撲滅罪行的最有效方法。罪惡與暴行，是饑餓與貧困的結果。要使人民感到安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個健全的經濟環境。給貧困農民配給食物與種植的原料，使他們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是很有需要的政策之一。政府應該給小商戶借貸，給工人儲退休金，和給窮苦的家庭免除稅收。對勞工的欺壓必需停止。人人都應該有自由去選擇職業。國家應該提供足夠的訓練機會給技工，以使他們精於自己的行業。佛陀說，一個正確的經濟政策，是應該基於自發性的參與的。

阿難陀尊者因為坐在佛陀旁邊，所以全部談話的內容，他都可以清楚地記下來，日後錄成佛陀在政治經濟上見地的矩吒唐特經。

一天黃昏時份，阿難陀看見佛陀在鹿子母法講堂外坐著。他是背著太陽而坐的。阿難陀感到有點奇怪，因為佛陀一向都是喜歡看日落的。他問佛陀背日而坐的原因時，佛陀說是因為想讓陽光溫暖他的背部。阿難陀於是先替佛陀按摩上背，繼而一直按至雙腳。他一邊按摩，一邊說道：“世尊，我已侍奉你十五年了。我記得你的肌膚，從前是透著健康的光澤的。但現在，你的皮上已有很多縐紋，而且腳上的肌肉，也都又松又軟了。哎喲，我還可以數得到你有多少條骨啊！”

佛陀大笑起來。“阿難陀，你活得長久

的話，也會變老。幸好我的眼睛耳朵都仍很靈。阿難陀，你有惦念靈鷲山和竹林的樹木嗎？你想再爬上靈鷲山看日落嗎？”

世尊，如果你想回到靈鷲山的話，請讓我陪你同行。”

那年的夏季，佛陀回到摩揭陀。他不緩不急的步行著，把遙遠的路程分成幾段，中途到各個修道中心探訪。每到一處，他都對比丘開示，又給在家的信眾說法。他沿途經過了釋迦國、末羅、毗提迦族和跋耆族，才越過恆河到摩揭陀。在進入王舍城之前，他在那爛陀停下來探訪那裡的僧團。

竹林和靈鷲山都美麗依然。城都與村裡的人，成群結隊的前來拜見佛陀。一個多月之後，佛陀才有機會應戍博迦之邀，前往他的芒果園。戍博迦在裡興建了一座很大的法講堂，可以容納一千多的比丘。

當他們一起坐在房子外面的時候，戍博迦便訴說佛陀離開後所發生的一切。知道毗提醯王后已心情平復，佛陀也感到十分安慰。她現在已轉吃全素，而且更學習禪修。阿闍世王反為在精神上受著極度的折磨。他對父親的死十分內疚，心裡不得安寧。他的精神非常緊張，幾近崩潰。他常被惡夢纏擾，因而不敢熟睡。不財教派的醫師與教士，都被召來替他解消此種心理病況。這些教派包括珊闍耶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末伽梨拘舍梨，富蘭那迦葉，迦羅鳩駄迦旃延和尼乾陀若提子等。雖然這些教士都盡力而為，以期將來會受到大王的特別護持，但可惜他們全都找不到有效的方法。

一天，阿闍世王與他的妻子、兒子烏達衣巴達和母親毗提醯太后一起晚飯。烏達衣巴達太子已經三歲。但因為大王對他什麼溺愛，以致他寵壞了。吃飯時，太子要求他的小狗也與他同桌作伴。雖然這不是慣常所容許的，但大王這次也破例批准。感到自己似乎有點過份從容兒子，大王對母親解釋：“有狗隻同桌吃飯，我也知道是不太雅觀。但小孩硬要這樣，我也沒他奈何。”

毗提醯太后答道：“你是因為愛惜你的兒子，才由得他這樣做，這實在不足為奇。你可記得你父王曾因為對你呵護，替你吞下

手上的膿液嗎？”

阿闍世王記不起這件事，於是便請母親給他說明。

太后述說：“一天，我們發現你的手指變得紅腫，才知道原來在指甲下起了惡瘡。你疼痛難忍，整天啼哭不停。你父親替你擔心，因此也不能入睡。他抱你到他的枕邊，把你的小手指放進他的嘴裡。跟著，便把你的手指吸啜，以使你的疼痛減輕。他一直這樣，替你吸啜了整整四日四夜，直到惡瘡熟破。這時，他又把膿液吸去。過程之中，他仍不敢把你的手指從口裡拿出，恐防你的疼痛未有全消。因此，惡瘡的膿液，他都全吞下肚裡。從這次的事件，你應該知道父親是如何的愛護你了。你現在讓你的兒子與狗同食，也只不過是愛子心切罷了。我是非常瞭解的。”

大王突然雙手抱頭，走出房間，再沒有回來吃他未吃完的晚餐了。那夜之後，他的精神狀況更趨惡化。他終於請戍博迦前來替他診治。阿闍世王向戍博迦申訴他的悔疚與內心的折磨，又告訴戍博迦所有的婆羅門和教士都幫不了他。戍博迦只坐著，卻一言不發。大王問題：“戍博迦，你為何不說話？”

戍博迦這才答道：“我只可以告訴你，喬達摩導師才是唯一可以幫助你的人。你去請示他吧。”

大王一時沒有回應。後來，他自言自語的說：“但我肯定喬達摩導師必定對我仇恨。”

戍博迦不同意他的想法。“別這樣想吧。喬達摩導師是不會憎恨別人的。他是你父親的導師和好朋友。你去找他，就如同去見你的親父。如果你去見他，你一定會找到內心的安寧。你應該可以因此而補救你所造成的破壞。我的醫術遠遠不及佛陀的醫術高明。他雖然不是一個正統訓練的醫師，但他卻不是醫師中的醫師。很多人都稱他為‘大醫師’。”

大王同意會對戍博迦的建議作考慮。

佛陀在靈鷲山逗留了幾個月。他前往區

內各修道中心探訪，又答應到芒果園住了一個月。就在這段時間，戍博迦安排了阿闍世王與佛陀的會面。在一個月色優美的夜晚，大王乘著大象，在一列侍從、妃妾和毗提醯太后的陪同下前來。抵達果園的時候，四周一片寂靜。大王頓時感到慌張畏懼。戍博迦曾告訴他，佛陀與一千個比丘同在這裡居住。果真的話，怎會是如此悄靜？會是對他故意戲弄？還是戍博迦給他埋伏的陷阱？他對戍博迦直問這是否對他作出的報復。戍博迦大笑起來。他指向法講堂那邊圓窗透著的微微燈火。

戍博迦說：“佛陀和他的比丘，此刻都全在裡面。”

大王從大象上下來，進入講堂。他的隨從家眷都尾隨而入。戍博迦指著坐在臺上，背倚支柱的人，說道：“佛陀就在那兒。”

大王被這集體專注的沉默感動。一千個比丘寧靜地圍繞著佛陀。就是衣袍的摺動聲也聽不到。阿闍世王與佛陀僅曾有數面之緣，因為他一向都沒有跟父親一起參加佛陀的法會。

佛陀請他們坐下來。大王鞠躬後說道：“世尊，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曾在宮中聽過你說話。我現在想問你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修行的果實，能令千萬的人出家修道以期得證呢？”

佛陀問他有沒有同樣的問過其他的導師。大王說，他曾同樣詢問過許多不同的導師。包括提婆達多。但他始終未有獲得一個滿意的答案。

佛陀說：“陛下，今晚‘如來’將會告訴你正法教理的果實，一些可以在當下享用的果實，又可以在未來收割的果實。你不需要尋求高遠的答案。你只需要看清楚你手裡持著的芒果。”

“陛下，拿個比喻。一個僕人從朝到晚都要聽隨主人的意思，去滿足他的要求。一天，他問自己：‘我和主人都是人。為什麼我要甘願被他奴役’？這僕人決定不要再當僕人，而出家去當比丘。他過著貞潔、勤奮和專念的生活。他日中一食，修習行禪坐禪，在生活中的言行都表現著安詳與尊嚴。

他變成了一個賢德和受尊敬的僧人。雖然你知道他昔日曾是僕從，但當你現在見到他的時候，你會否對他這樣說：‘過來，伙子，我要你從早到晚把我侍奉，全聽我的吩咐。’”

大王說：“世尊，當然不會。我一定不會用這種態度對他說話的。我會恭敬的對他作禮，給他供食，並會保證他受到僧人在法律上應有的庇護。”

佛陀說：“陛下，這就是比丘修行所得的第一個果實。他已從種族、社會以至階級的偏見中解脫出來。他已重獲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大王說：“好極了，世尊！請你繼續說多一點。”

佛陀又說：“陛下，一個人的尊嚴只是第一果。一個比丘守持二百五十條戒律以能常住于平和之中。沒有守戒的人，比較容易誤入歧途。他們可能會犯欺騙、醉酒、姦淫、邪盜、甚或謀殺等罪行。這種種的行為，都會帶給他們的身心可怕的懲罰，更會在被捕時被嚴刑處分。一個比丘因為守持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和不喝酒，以及二百多條其他的戒律。這樣，他便可以比一般人容易實踐心裡上較自在的生活。這也就是另一個可以在刻下享用的果實了。”

大王說：“真好，世尊！請你繼續吧。”

佛陀說：“陛下，一個比丘只擁有三衣一鉢。他從不會怕被賊劫，也絕不需要防夜盜。他可以隨意的睡在樹下，了無憂慮。從恐懼釋放出來的自由，是一種最大的快樂。這又是另一種修行所致的現受之果。”

大王感動得全身顫抖，說道：“很好，世尊！請再說下去。”

佛陀繼續：“陛下，一個比丘過的生活非常簡單。雖然他每天只吃一餐，但他鉢裡的食物，卻是來自千百個不同的家庭。他不會追名逐利。他只用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別無他求。住在此種無拘無束的自在之中，便是此刻可以享受之果。”

大王又說：“了不起，世尊！請繼續說

下去。”

佛陀說：“陛下，如果你懂得怎樣修行呼吸的覺察和觀想，你便可以體驗到修行大道的人那種快樂了。那是禪修的悅樂。一個比丘觀察六根以能降服心性的五種障礙，貪欲、瞋恨、癡迷、怠惰、懷疑。他專注地觀察呼吸以能創造滋養身心的喜悅。這能幫助他在開悟之道上有所進展。感官上所產生的快感，絕不能與禪修而得的悅樂相比。禪悅能貫徹身心，消除所有的焦慮、哀傷與悲愁，使行者經驗生命的奇真。陛下，這是當下可享受的最重要修行果實之一。”

大王說：“太奇妙了，世尊！請你繼續。”

佛陀繼續說：“陛下，又因為一個比丘常住於正念而且堅守戒律，他便可以生起正定而洞悉萬法。由於洞悉萬法，他便可見到一切法無常無我之性，因而不再生為世法所纏縛。他於是便可以切斷所有有煩惱的纏結，貪念、瞋恨、欲求、懈怠、懷疑、身見、邊見、妄見、邪見和誤以為是正見的錯見。斷除這所有的纏結之後，這個比丘便可證得解脫和自在。陛下，解脫就是真正的快樂，而且是修行的最大果實之一。今晚在這裡坐著的比丘，有些已證得此果。陛下，這是即生可證之果。”

大王讚歎道：“妙極了，世尊！希望你再多說一點。”

佛陀又說：“陛下，由於徹照萬法的實性，一個比丘知道一切法皆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是一不是多、不來不去。因為有了這樣的瞭解，一個比丘便不再分別。他以平等心視一切法，全無罣礙。他乘駕著生死的波濤，以救渡眾生出離苦海。他給眾生引見大道，以使他們能一嘗解脫悅樂的滋味。陛下，能夠幫助他人從貪、瞋、癡的迷宮中解放出來，是最大的樂事。這種快樂，是可以從現在伸展到未來的修行極果。陛下，在他的所有接觸中，一個比丘都不會忘記要導人入賢德與解脫之道的重任。比丘不會黨羽參政，他們只會為社會的和平、道德和快樂作出貢獻。修行的果實並不是只為比丘所利樂的。它們也是國家人民可

承繼的利業。”

大王站起來，至誠恭敬的合上雙掌。他說：“至尊之師！世尊！你用簡單之詞，卻已把我燃亮了。你已讓我見到正法的真正價值。世尊，你已幫我把破碎了的，重建起來；掩蓋了，重現出來。你又替我在迷失中找回正確的方向，將黑暗變為光明。我請求你，世尊，接納我為你的弟子吧，就如你昔日接納我的父母一樣。”

大王俯伏在佛陀面前。

佛陀點頭答允。他請舍利弗尊者教大王與王后念三皈依文。他們讀誦之後，大王說道：“現在已很晚了，請容許我們先行告退，因為明早我還要有早朝。”

佛陀再次點頭應允。

佛陀與阿闍世王的會面，對所有在場的人都有利益。大王精神上折磨大為好轉。那夜，他夢見父親對著他微笑，使他感到以往所造的創傷，都得以復原。大王的心性，已全然改變過來，這為他的國民帶來了無限的喜悅。

自此之後，大王常私自往訪佛陀。他再沒有騎象前來，更不需要有侍衛同行。他就知他的父親昔日一般，爬著盤旋山坡的精雕石級而上山。在這些會談之中，阿闍世王向佛陀剖白自己的內心世界，更當著佛陀面前懺悔他過往的罪行。佛陀就視他如自己的兒子一般，提醒大王要親近賢良之士。

安居行將結束之際，戍博迦請佛陀讓他出家成為比丘。佛陀接納他的要求，並給他起了維摩維憍陳納法號。佛陀准許他繼續在芒果園居住。那裡已住有將近二百名比丘。這裡也是佛陀在靈鷲山的意外中受傷後被照顧的地方。這兒的芒果樹長得非常密茂，使精舍的居住環境十分怡人。維摩維憍陳納比丘繼續在這裡種植草藥，以供僧團的比丘享用。

（未完待續）

感悟心靈的故事

李焯芬

哈利波特的誕生

她是一位二十三歲的英國女孩，除了擁有豐富的想像力之外，與其他人無異。她出生於一般家庭，長相平平，就連讀的大學也是普普通通。

正因為學校的功課壓力不大，她才有更多的時間編織自己的幻想。她的腦海裡時常出現各種童話場景：穿著雪白衣裙的美麗姑娘、藍得如寶石的天空、翠綠純淨的草地，當然還有巫婆和魔鬼……一個接一個的奇幻故事。她還經常動筆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並且樂此不疲。

後來，她愛上了一個男孩，男孩的言行舉止，就和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一模一樣。她在約會的時，會突然向男孩講述一則她剛剛想到的童話。男孩受不了她腦海中不切實際的幻想，冷冷的對她說：“你已經二十三歲了，可是你看起來永遠都長不大。”因此棄她而去。

失戀的打擊，並沒有停止夢想和寫作。二十五歲那年，她來到嚮往已久的浪漫國度葡萄牙，從事英語教學，並利用業餘時間繼續寫作。這時，他遇到了一位幽默風趣的年輕記者，很快地與他步入結婚禮堂，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同樣讓她的丈夫感到不耐煩，三年後，兩人關係宣告破裂，她自此和唯一的小女兒相依為命。

這個英國女孩經歷了生命中最沉重的一擊，禍不單行的是，離婚不久，她又被學校解聘，只得回到英國的故鄉，領取社會救濟金，並靠著親友資助過活。但是，她並沒有

停止她熱愛的寫作。

有一次，她坐在冰冷的椅子上，等待地鐵進站，突然間，一個人物造型浮現於腦中。回到家裡，她鋪開稿紙，多年的生活閱歷，讓她的靈感一發不可收拾，她很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長篇小說。起先出版商並不看好，沒想到一上市便暢銷全國。直到現在，她的書已在全世界狂銷將近四億本，她也因此躋身為英國富豪，成為世界首富作家。

她就是《哈裡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

人生要想活出光彩，一顆堅韌不拔的心是必要的。要堅持理想，就不僅要克服來自外界的干擾，可能還得獨自忍受寂寞，忍受長期努力卻無法取得成功的痛苦，羅琳女士的事例證明：人生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真正的勇者

紐約市郊的一個小鎮上，有位十三歲的少年。他很有運動天賦：足球、籃球樣樣精通，而且是校隊的主力球員。不幸的是，他得到了骨癌，最後不得不截去一條腿。

親友們和同學們都為他難過，可他卻沒有因為再也不能踢球而變得鬱鬱寡歡，他裝上了義肢，並努力學習利用義肢走動，適應新的生活方式。

轉眼又到了足球賽季。他找到了教練，說儘管自己不能再踢球，但仍然熱愛自己的

校隊和校友。希望能夠不離開他們。他申請當校隊的服務員，幫隊友們準備飲料，管理和清洗球衣。他的請求得到了教練的同意。

接下來的日子裡，他每天準時到達球場，將一切準備工作做得井井有條。所有的隊友都被他的毅力和精神感動了。

可是，有一天，當隊友們到達球場訓練時，他沒有來。隊友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都十分惦念著他。

後來才知道，在那段日子裡，醫生發現他的癌細胞再次擴散，估計只有不到兩個月的生命了。他的父母決定對他隱瞞這個診斷的結果；而這位勇敢的少年，就像父母希望的那樣，仍然樂觀地過著每一天。他不久又回到了球場上，用他的笑容為隊友們打氣。

隊友們在他的鼓勵下，在球場上努力拼搏，得到了校際比賽的冠軍。他們舉辦了一場慶功宴，並準備了一個由全體隊友簽名的足球要送給她，可是他卻因再度入院而缺席了。幾個星期後，他出院了，臉色蒼白憔悴，可是笑容依舊。

他回到學校祝賀隊友們得勝，並為自己不能參加慶功宴而致歉。他笑著對大家說：“對不起，那段日子裡，我剛好正在節食呢。”他接過了隊友們送給他的那個簽滿了名字的足球，和大家一起分享勝利的喜悅。

和隊友們道別時，他堅定地向大家說：“別擔心我，我永遠和大家在一起。”

一個星期後，他去世了。其實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是小小年紀的他選擇了積極的面對疾病、面對生活。他是個真正的勇者。

昨日的傷痛

一位武術大師曾經以一雙迅猛無敵的快腿令前來與他切磋武藝的人個個佩服得五體投地，用“威震武林、獨步天下”這八個字來形容這位武學大師的踢腿功夫，實在是最恰當不過了。可是現實卻正如人們偶爾說的

那樣：造化弄人。

在一次上山採藥的時候，武學大師不小心踩空懸崖掉了下去，雖然性命是保住了，但是雙腿卻是齊刷刷的摔斷了。

一向以腿功威震武林的大師此刻連站立和行走都成了問題，過去迅猛無敵的快腿，如今只留下一隻空洞洞的褲管。

等到武術大師從昏迷中清醒過來後，弟子們幾乎不敢告訴他這個慘痛的結果。他們甚至不敢想像師父看到一雙空褲管時會有怎樣的反應。

可是當大師看到自己那雙空褲管時，他並沒有像弟子想像的那樣驚訝或混亂，更沒有捶胸頓足地表達自己的痛苦或抱怨命運的不公。

他讓弟子把自己扶了起來，平靜的吃下了一些飯菜，然後就像過去那樣坐在那裡練習內功了。練完內功後，看著一臉茫然的弟子們，武術大師冷靜地說：“我跟大家交代兩件事：第一，以後誰還想練腿功，我還會像以前一樣認真指點，只不過很難再親自示範了。第二，從今天起，我要練習臂掌部的功夫。我相信自己不會因為失去雙腿而變成廢人。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因為師父失去雙腿而放棄武學上的修煉。”

數年之後，這位武學大師以其出色的氣功和掌上功夫贏得了許多人的敬仰。

當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看到他失去雙腿而流淚歎息時，這位武學大師微笑著對老友說：“我把過去的一切都放下了、扔掉了。我現在能夠輕輕鬆松的生活、練武。可是你為什麼還讓昨日的傷痛擾亂我們久別重逢的興致呢？”

過去的成功或失敗、快樂或傷痛，都已是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一切就讓它過去吧。不要讓昨日的傷痛，變成自己一生的重擔。旭日初升，又將是一個新的黎明，生命裡新的一天。

（全文完）

佛經故事

——人生與佛法

在羅閱祇城有一個婆羅門，他常聽說舍衛國人民多孝養父母，信仰佛法，而且善於修道，並供養佛、法、僧三寶。他心中十分嚮往，便想去舍衛國觀光並學修佛法。

到了舍衛國，他看見有父子二人正在田中耕地、播種。忽然，有一條毒蛇爬到那兒子的跟前，將他咬死，然而那父親不但不管兒子，反而接著幹活，連頭也不抬。

這個婆羅門大覺驚奇，便上前問他原因。

耕種者反問道：“你從何方來，來此為何目的？”

這個婆羅門回答說：“我從羅閱祇城來，聽說你們國家多孝養父母、信奉三寶，所以打算來求學修道。”

接著，婆羅門又問道：“你兒子被毒蛇咬死，你為什麼不但不難過，反倒接著耕地播種？”

耕種者說：“人之生老病死及世間萬物成佳壞天，皆為自然規律，憂愁啼哭能有什麼用呢？如果傷心得飯也不吃，覺也不睡，什麼也不幹，那不跟死人一樣，活著的意義就不大了！你要進城，路過我家時，請替我捎話給我家人，說兒子已死，不必準備兩人的飯菜了。”

這個婆羅門心裡暗想：這個人可真不像話！兒子被蛇咬死，竟然不悲哀，反而還想

吃飯，真沒有人情味啊！

他進入舍衛城，來到耕種者的家，見到那人的妻子，便說道：“你的兒子已經死了，他的父親讓我捎話說，準備一個人的飯就行了。”

那婦人聽後，說：“人生即如住店，隨緣而來，隨緣而去，我這兒子也是一樣啊！生是赤條條來，死亦赤條條去，任何人都不能違反這一規律。”

這個婆羅門又告訴了那死者的妻子，誰知她的回答也是如此。

他心中非常生氣，對那女子說道：“你的丈夫已死，你難道一點兒也不痛心嗎？”

那女子默然不答。

這個婆羅門懷疑自己是否走錯了國家，他心裡暗道：“我聽說這個國家人民如何慈愛、如何孝順、如何供奉三寶，所以才想來這兒學習修道，沒想到如今碰上這等沒有人情味的人。這種人怎配信佛修道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決定去請教偉大的佛陀。這個婆羅門來到佛所，向佛頂禮，退坐一邊，一臉的愁雲。佛陀已明白他的來意，故意問他為什麼憂愁。

他回答說：“遇事不合我的想法，故而憂愁。”

佛陀又問：“遇上何事不合你所想

呢？”

他如實向佛稟告了他路上所見之事。

佛陀說道：“善男子，這些人是真正明白人生事理的啊！他們知道人生無常，傷心悲哀無濟於事，故能正視世間及人生的自然規律，也就無有憂愁！塵世之人不明白生死無常的道理，互相貪著愛戀，等到突發事件一來，即懊惱、痛苦、甚至痛不欲生，無以自製。正如人得了熱病，高熱譫語，恍恍惚惚胡說八道，只有經過良醫診治下藥後，熱退病癒，才不會再說胡話了。”佛陀接著又說：“世間俗人長時間被貪、嗔、癡三種煩惱襲擾，不能自拔。如果自己能明白無常之道理，能明白佛法苦、集、滅、道之道理，那麼自然煩惱盡除。這些人皆可以證道啊！”

這個婆羅門聞佛所說，即自責道：“我真愚癡，不明佛法大義，現在一經佛說，如黑暗中見到光明，恍然大悟！”

於是他皈依佛法，並受持五戒，精進而修持出世之法。

——據《五複經》

八歲高僧

從前，阿育國國王在沒有接受的教化之前，曾經建造了各種各樣的“地獄”。只要一個人被下到地獄之中，就要受到各種殘酷刑罰的折磨，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受罪一輩子，永世翻不了身。

有一次，阿育國發生了瘟疫，老百姓病死無數。阿育王怕瘟疫傳染到宮內，就緊閉了宮門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後在宮內燒香朝拜，向眾聖人請求援助，希望佛尊能指派一個高僧入宮，施恩天下，消滅瘟疫。

眾聖人接到國王求援的音訊，經過討論，認為這既可拯救萬民，又是宣傳佛的教義的好機會，就同意國王的要求。於是，他們就指派了一個年僅八歲的小僧，代表佛尊廣施恩澤，展示佛家的道德。

這個八歲的小僧，名為“妙顏”。別看他年僅八歲，卻已修成了羅漢真身，成了如來弟子，也是個有道的高僧。妙顏既然已成正果，自然神通廣大，此番一去，必定不辱使命。妙顏接受了這個任務，立即動身。只見他雙手合十，身子冉冉而起，瞬間騰空而去。不一日，就飛進王宮裡面，來到了王后眼前，向王后見禮，自報名號。

王后見一小僧忽然從天而降，知是眾聖顯靈，救星來了，十分歡喜。再看前面這個小和尚，唇紅齒白，眉清目秀，可愛非常，便趕快回禮，一邊說著：“妙顏和尚，謝謝你的光臨，謝謝你來為我國施展法力，救民於水火之中！”一邊就禁不住伸出手來，要抱一抱這個小和尚。

妙顏見王后伸手要抱自己，連忙擺手，說道：“別這樣，別這樣，請您退回去，做為一個婦道人家，您不應該接近出家之人！”

王后見小和尚不讓她抱不說，還講了一些不許接近出家之人一類的話，不禁有些惱怒，不服氣地反駁道：“你年紀這般幼小，剛剛八歲，我看見孩子就非常喜歡，把你當成我的兒子一樣，不過想抱一抱你，這有什麼不對呢？”

妙顏也不管王后是不是生氣，鄭重其事地回答道：“夫人您別生氣，請聽我給你打個比喻：愛意剛剛抬頭的時候，就好像已經播下了火種，一旦起火就會成燎原大火；又比如滴水既可穿石，又能填滿容器。事情的發展都是從小到大，以少成多。所以說，有理智的人應該遠避嫌疑，防



患於未然。”

小和尚的一番教誡，王后越聽越覺得沒道理，雙方各不相讓，就你一言，我一語地高聲爭論起來。因為誰也不服誰，爭論的聲音越來越大，一直傳到了殿中國王的耳朵裡。國王就問侍從：“是誰在宮內大聲喧嘩？快看看是怎麼回事？”

不一會兒，只見侍從回來報告：“報大王，妙顏小僧正在宮中和王后說話，因為說話聲音高昂洪亮，打擾了大王。”

國王一聽妙顏小僧來了，趕快出了正殿與妙顏相見。做禮寒暄之後，國王就問道：“你們說話的聲音這麼大，是在爭論什麼呀？”

妙顏回答道：“告大王，王后見妙顏進宮，生了歡喜之心，要前上抱我，這樣做是戒律所不允許的，但我勸阻不住王后，為此發生了爭論。”

國王一聽為了這樣的事爭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他覺得挺有意思，就站在王后的一邊對妙顏說道：“你年紀還很幼小和我的孩子一樣，王后喜歡你，想抱一抱也是人之常情，這有什麼可避嫌的呢？”

但妙顏仍寸步不讓，正色回答道：“大王，話不能這樣說。古代聖人曾布下過這樣的禮法：男女有別，這種教育從小孩子不懂事時就開始了。女孩大了，男孩到了八歲時，就不應該和父母同睡一床了。人們還常說，在果樹下面，不應該舉手摸頭；在瓜田裡，不應該垂手摸足，以免給人以嫌疑，也使自己養成做事小心謹慎的習慣，做到防微杜漸，防患未然。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心無一絲雜念，就好像蓮花一樣，出於淤泥而不染，又好像水入琉璃之器中，晶瑩透明。就拿剛才的事情來說，雖然王后欲抱我，好像母子一樣，並沒有什麼邪心欲念，但這樣做也是不行的！”

國王和王后聽了妙顏一席說教，感到十分驚奇，覺得妙顏小僧的確是個行道的高僧。於是就恭恭敬敬地請妙顏為全宮的人眾說解佛法。後來，國王、王后、太子及眾大

臣都受到了啟發和教益，受到了佛法的超度，瘟疫也消滅了。

——據《八沙彌開解國王經》

失而復得的神通

波羅奈國的某座深山裡，住著兩位仙人，一個年邁，一個年輕。老仙人造詣很高，獲得了五種神通，而年輕的仙人徒具仙名，沒有半點神通。老仙人常運用自己的神通，或到北方的郁單國，帶回香軟可口的稻米；或到閻浮提，弄來一些稀世罕見的山珍海味，與年輕人共用口福。有時候，老仙人還升上忉利天，拿回一些天上的食物，送給年輕人品嚐，樂趣無窮。年輕仙人發現他這種來去自由的神通力，非常羨慕。一天，他忍不住向老仙人表達了修煉這份神通的心願。老仙人說：“如果本著善心，求得各種神通力，必能如願以償。但是，不懷好心的人，得到神通後，會荼毒人間，危害社會。所以，你必須在這些方面有所覺悟。”

年輕仙人反復透露自己的殷切希望，並一再表示自己絕無惡意，只是借助神力幫助自己更好地修道。結果，老仙人教給他五種神通力，年輕人很快學會了。

年輕仙人得到五種神通力之後，經常下山，在眾目睽睽之下，展示這些不可思議的神通。不久，他的聲望日隆。很明顯，年輕仙人違背了自己的諾言，把神通力作為沽名釣譽的工具了。不僅如此，他還一改對老仙人的態度，把老仙人視為眼中釘，因為老仙人是妨礙自己的絆腳石。於是，他四處誹謗，污蔑老仙人。由於這種罪過，他辛辛苦苦學來的神通力漸漸地失去了，恢復到原來的地步。

國內百姓很快獲悉了這件事，他們稱讚老仙人的德行，不斷呵斥年輕仙人的心胸狹隘和卑鄙的德行，最後把他驅逐到城外，不讓他再進城。

——據《雜寶藏經》卷三

廣州空難中的奇蹟

馮錦標

廣州空難中的奇跡，念佛的確消災免難！

震驚中外的廣州空難中的奇跡，其中有三位倖存者[佛弟子]，只有表皮受了一點兒輕傷，引起國內外許多人士的矚目。

1990年，廣州白雲機場發生劫機事件，飛機迫降失敗，128人殞命。本文將帶您回顧19年前的這場空難！

1990年10月2日，一架波音737型2510號飛機8301航班，于6時57分自廈門飛往廣州。在飛行途中，被一名歹徒劫持。駕駛員在油料不足的情況下，于9時04分在白雲機場緊急降落。歹徒對駕駛員施以暴力，致使飛機失控，撞上停在客機坪上的兩架飛機後，該機油箱起火爆炸而被燒毀。

經事後統計，波音737-2510號飛機上有75名乘客遇難，18人受傷，機組7人全部遇難。停機坪上的一架B757-2812號飛機上有46名乘客遇難，機組人員安然無恙；停機坪上另一架B707-2402號飛機上只有一名機組人員，頭部受傷。在這次事故中，總共128人遇難。三架飛機全部報廢。

震驚中外的10·2（1990年）廣州空難事件，死傷了100多人。其中有三位倖存者，只有表皮受了一點兒輕傷，引起國內外許多人士的矚目。為什麼會有這般奇跡？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這一秘密。近日筆者訪問了這三個人，現將其中的秘密寫在下面：

一、三人的基本情況

馮錦標（男），現年32歲，家住佛山市石港忠信路。現任佛山市佛協秘書，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

黃昌華（男），現年37歲，家住廣州市前進街。為人正直善良，信仰佛教。

林婉明（女），現年34歲，家住廣州市江南西路。為人誠實，心地善良，家庭信仰佛教。

此三人皆受雇于某商公司，任業務員。

二、到南普陀寺打佛七

他們三人於1990年8月28日來廈門聯繫業務。工作結束後，買好了10月2日由廈門到廣州的飛機票。不知為什麼？小林、小黃心裡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小馮的臉色又黑又青。小馮說：“咱們三人到南普陀寺去打一堂‘普佛’，求觀世音菩薩保佑，能夠消災免難。”

9月30日，他們3人懷著十分虔誠的心情，屆時來南普陀寺參加普佛。打了“普佛”後，他們3人登上南普陀寺後山五老峰，眺望大海，埋在他們心底裡忐忑不安的心情，頓時煙消雲散了。小馮的臉色也好看了。

三、飛機被劫持之後

10月2日6時許，在排隊領飛機座位的牌子時，忽然來了一人，插在他們前面，領去10多張座位的牌子。輪到他們，領到9排ABC三個座位牌子。飛機起飛到7：25分，空中小姐宣佈：這架飛機被劫持了，但是絕對保證各位乘客的人身安全。這時小馮對小黃、小林說：“快念觀世音菩薩，一定可以消災免難。”於是他們3人，至誠稱念觀音聖號。小馮在閉目稱念聖號時，心中歷歷明明（沒有雜念），清楚地看見眼前一片光

明，觀世音菩薩現身其中。

約於9：10分左右，飛機在空中盤旋一個多小時後，燃油耗盡了，在廣州白雲機場緊急迫降。飛機一著地，全體乘客面露笑容，紛紛鼓掌。就在這一瞬間，飛機突然來了個急轉彎。左邊的機翼撞到了停在機坪上一架飛機的頭部後，又猛地拉起來；飛機後半部又撞上正在準備起飛的一架上海飛機。一聲爆炸巨響，飛機頓時斷成兩截。斷的部位正好在10——11排之間。飛機頭部翻了兩個跟頭，摔在草坪上，燃起沖天的熊熊烈火。此時小林喊：“快跑！”他們3人鼓足全身力氣，飛也似沖出火海，向飛機右邊跑去。在他們跑開幾秒鐘之後，燃燒著的飛機，響起斷斷續續的爆炸聲，霎時機場濃煙滾滾，出現一片火海。

四、沉思後的結論

10·2廣州空難，傷亡是慘重的。活著的約有10多人。除他們三人外，其他活著的都是斷胳膊缺腿的。他們3人，為什麼會有這般奇跡呢？他們3人經過沉思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1) 我們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信仰佛教；對觀音菩薩的信仰尤為至誠。平時工作勤奮，心懷坦誠，助人為樂，熱心公益。

(2) 我們認為能夠免除這次大難的關鍵，是10月1日在南普陀打“普佛”。因為在打“普佛”之前，我們心中總有一種黑雲壓城的感覺。打“普佛”之後，心中豁然開朗，產生一種安全感。

(3) 在知道飛機被劫持之後，我們3人又至誠的稱念觀世音菩薩和阿彌陀佛聖號。感應道交，不可思議。

可能會有人不同意這個結論。但他們3人都認為，這是千真萬確和不可改變的結論。所以於11月23日，他們又來到南普陀寺打“普佛”，感謝觀世音菩薩的救難之恩。並表示在今後的歲月裡，一定要做一名大乘佛教的教徒，勇猛的護持佛法，願常利益諸世間。

五、清理機場時的發現

飛機燃燒後，清理機場時，所有的東西都化為灰燼，惟有小馮帶的《阿彌陀經白話解》、《竹窗隨筆》、《緇門崇行錄》，還有星雲法師著的《佛光普照》等書，完好無缺的呈現在人們的眼前。當人們發現這一奇跡時，無不稱道佛法不可思議。

空難奇跡回憶錄

廣州空難倖存者：馮錦標自述：

廣州空難已經十八年了，雖然各種各樣的報刊雜誌，都有不同的報導，但至今未見有倖存者親述整個事件的經過，故此，現將當年親歷見聞真實地記錄，使大家有更多的瞭解。

一、購買機票不買保險五老峰現烏雲滿面

我名馮錦標，（男，現年50歲）於1990年9月30日，與兩位同事：黃昌華（男，現年55歲）、林婉明（女，現年52歲），在廈門辦事完畢、即由我去購機票。在購票時，售票員問，買不買保險、是兩元一份，可賠保五萬，我說：不買。但見旁邊購票的一對情侶正填寫保險單、每人還各買兩份。聽其口音，原是鄉里，佛山人也。（後知是同坐一部飛機，在機尾14排座位、飛機出事他倆都遇難了，獲賠保20萬元。）

購票之後，三人齊去南普陀寺遊覽，先登寺後的五老峰山，眺望大海，是時，黃、林倆說我臉色不好，好像很髒，或是有病，烏雲滿臉。

二、南普陀寺禮佛菩薩法事難成法師忽現

遊完五老峰山，再進南普陀寺，隨到各處殿堂都禮拜參觀，行到客堂門口，我隨說提議，不如做場法事，可以消災解難，增

福延壽的，黃、林倆都說好。走進客堂問負責的老居士要做法事，他說：難啊！排期要一個多月。語音剛落，忽然出現一位高大的法師，他對老居士說，就同他們辦理一下手續，明天就安排做吧。並約好明早四點半到。

第二天早3點半，送我們去南普陀寺的出租司機問我們，與寺院是否有很熟悉的人。一般本地人做法事也要等二個多月。我們說沒有，他不相信，覺得不可能。進入大殿，僧眾壯嚴，住持妙湛大和尚親主法事，持香隨他念佛，說也奇怪，手中的香震得很厲害。法事圓滿，時間尚早，再登五老峰山，是時，天光大亮，心情舒暢，黃、林倆看我臉色，都說：奇怪，昨天烏雲滿面不見了，氣色還不錯。

三、取登機牌一人搶先同劫機人最後上機

10月2日早上六點，來到廈門機場候機大廳，當我走去取登機牌，快到服務台時，有一人突然快步沖上，搶先領了十多張票，到我取時，已是九排ABC，黃、林坐A、B，剛好靠著太平門，我坐C位，靠近通道。

到6點半鐘，開始登機，我們慢行走近飛機拍照，見一青年，持兩束花，攜黑色箱，甚覺奇怪，坐機怎麼要拿花的。最後齊同上機，他坐機尾16排D座位。（後知、此人正是劫機犯，是湖南常德市臨澧縣人，名蔣小峰（男，時年21歲）與飛機師岑龍裕機長，在駕駛艙裡一齊遇難，在他身上找到去臺灣的21頁宣言。）

四、飛行半時遇上劫機閉目稱念觀音示現

到6點57分，飛機起飛，空姐照例送來早點小食飲料茶水。過了半小時，到7點25分，到達惠州市上空，那個持花人在機尾突然快步沖去頭等艙，碰著空姐，拋掉花束，手握小黑盒，大聲說：不要動，這是引爆器，一按就爆炸。對著駕駛艙門拳打腳踢了

幾下，門即被打開，沖入叫所有機組人員出去，只准留下飛機師一人駕駛飛機。跟著聲稱要去臺灣，不看見青天白日旗的標誌不能著陸。過了幾分鐘，空姐向大家宣佈：我們的飛機被劫持了。看她很難過，滿眼是淚。大家此時很沉重，很多人也兩眼淚水。此時，二至七排是臺灣永航旅行社十九人探親團，其導遊楊琦馨與空姐叫團友移到機尾坐。（後知其團全部遇難，唯導遊生還。）

此時我們都以最壞打算，收拾整理行裝，收好身份證、機票、食物、束好安全帶。這時我就閉目默念阿彌陀佛，等待彌陀接引，往生西方。

又過了半小時，至八點鐘，到達廣州上空，飛機飛得很低，準備降落，此時劫機犯看見機場到處是五星紅旗，知非臺灣，隨即暴打飛機師、大叫：要飛臺北，不飛就大家一起死，同歸於盡。飛機又再拉升飛高。首降失敗了。

這時心想，不如轉念觀世音菩薩。念念之中，覺心寂靜，機艙也很靜，眼前出現一片光明，看見觀世音菩薩顯現其中，穿著白衣盤坐在竹林石上。

五、急降跑道大家鼓掌瞬間失控連撞兩機

又過了一個小時，到九點四分，飛機在廣州上空一圈又一圈盤旋，燃油亦將耗盡。空姐陳毅真對大家宣佈：飛機已無油了，將要強行降落，請大家做好準備，飛機降落，我即開太平門，你們就從太平門逃出。

宣佈以後，飛機突然飛得很高進入雲層，一片黑暗，過了一會沖出雲層，前面是一座大山，大家哇叫，以為要撞山了。飛機突然急轉，忽然看見了跑道就立即降落跑道，頓時大家歡呼鼓掌，此時劫機犯暴打並緊緊抱住飛機師，使其動彈不得。只見機組人員一齊沖向駕駛艙搏鬥，瞬間，飛機失控，偏離跑道，沖進草地，飛機高低顛抖，左右搖擺，行李亂飛。

飛機接著又沖向停機坪剛下完乘客的

成都707機，用機翼撞斷其機頭和撞翻旁邊的充電車，然後又沖向裝滿乘客的上海757機，奇怪，飛機突然飛起十米多高，機的腹部撞著上海機的背部，頓時轟隆巨響，濃煙滾滾，火光沖天。上海機斷成二段，我們的飛機就在我座位後排斷開兩截，我所在的前截斷機撞後再沖上天，在空中打滾翻跟鬥就摔了下來。



六、斷口爬出手槍指頭屍殘遍地同事嚇暈

此時飛機輪胎朝天，艙內人被倒吊，未死的乘客都痛苦呻吟掙扎，慘叫聲一片。濃煙、火團象火龍吐噴沖來。這時我們三人互叫互問：有無事。齊喊：趕快離開。黃、林兩人很易就從太平門穿出去了。我見坐後面的二個美國留學西安的女大學生，一個不動，一個未死，拉了她幾下，拉不動。我就在斷口爬出，剛起身抬頭，卻見一個公安雙手握著手槍，指著我喊：不准動，不准動。（後來他專程到醫院向我賠禮道歉。）

三人聚在草地上坐，遠見機械師林崇弟腳已受傷，兩個武警撐著拖他離開飛機。有幾部消防車向被撞的上海機噴泡沫，很快就將大火撲滅了。候機大廳擠滿乘客，機場外全是解放軍武警一排排圍著。

這時一輛吉普車開來，送我們去候機樓接待室，逐個詢問登記。而剛在車上經過看見的情景，甚是恐怖慘烈、屍體肢節各種形狀、難以形容，同事林婉明看後，全身抽筋，被嚇暈了。

一場震驚中外的國際航空史上罕見的特大空難，就是這樣發生的。三部飛機相撞，全部報廢。傷亡200多人，真正死亡128人。

七、李鵬羅幹握手慰問難友身藏江澤民令

我在候機樓登記後，隨即被安排上救護車，送到廣州陸軍醫院六樓茶水房，住院檢查。每層每房都有保安監護，不准自由出入，不准打電話通知家人與外界聯繫。第三天才許可打電報。

到了傍晚，李鵬總理、政治局羅幹來到六樓探望。羅幹來到床前握手問侯我說：你是廈門機的，有無傷啊？當時在飛機上怎麼樣？我回答：當時閉目稱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我們三個人曾在南普陀寺做過法事。這次三個人都無事。大家都笑，感歎，都說奇跡，真是不可思議。

在我旁邊床的是被撞的上海機難友，名陳文堯，是海軍某基地副參謀長，他身藏

江澤民手令，調回上海。他是跳機受傷的。將出院時說：回家我都要請尊觀世音菩薩像了。

八、清理殘物經書無損銅香爐腳燒掉一隻

住院幾天，天天都有各級的省市軍政領導前來慰問，各級的國安公安前來問話，各地的電臺報刊記者蜂湧而至。

到第十二日，接通知去廣州民航小禮堂認領行李物品。禮堂中間堆放了飛機燒後清理出來的東西，全是黑炭一樣。民航人員說：自己試找一下，看有無自己的物品，若無的就講出來登記，包括貴重的金飾，相機等，但現金、支票就不作登記賠償。我問：我有個銅香爐，應不會燒掉吧。民航人員說：好象見有，即幫去找。後來也找到我的行李包，發現銅香爐燒掉一腳，經書七本：印光大師鑒定《阿彌陀經白話解》、蓮池大師著述《竹窗隨筆》、《緇門崇行錄擷》、星雲大師著述《佛光普照》第一、二、四、六冊。全部完整無損，沒有燒過的痕跡。大家見到感歎不已，無不稱道：佛法不可思議。

九、半月出院簽生死狀重飛廈門出文“奇跡”

在醫院靜養觀察了半個月，食得好，住不好，沒有做過什麼儀器設備的身體檢查。後來提出，要求出院，民航按第十級最低的精神驚恐賠償800元，行李賠償500元，簽了賠償具結書，即生死狀，簽名之後，走出醫院門口，今後發生的一切後果都自己負責，與醫院民航無關。

出院一個月後，再飛廈門南普陀寺還願。那個當日為我們開方便做法事的法師，原來是監院德輝法師，他引見住持妙湛大和尚，佛學院副院長方興老居士，知客安景法師。妙湛大和尚開示：這次你們大難不死，一是你們前世中殺生業輕，二是你們做法事，依眾僧力感應佛菩薩加被。建議將空難奇跡寫出來，拿去上海，香港等地發表，使

更多人相信佛法不可思議，相信善惡因果報應。亦可增強佛弟子的信心。當天我們三人先講述空難經過，由安景法師筆錄，第二天，大家齊同補充修改，題為：“廣州空難中出現的奇跡”。後來，在《上海佛教》、《香港佛教》等發表，而福建莆田廣化寺就多次印發流通。

十、十八春秋回憶緣起劫後餘生看破放下

多年來，常有人問及當年空難，都費舌一番，故早有意將此經過作詳細記錄，好讓大家方便瞭解真實的一面。

在今年十月國慶期間，與友朝禮雲南雞足山，參禮九蓮寺常應法師和果清法師，說起空難之事，原來他們早在九三年講經弘法時，常常提及。當時就意欲動筆，但因事擱下。

直至今年十二月冬，與浙江普陀山明月法師在佛山相見午齋，談及她們在香港正在編感應錄，空難奇跡一文亦編入，或附加原經書機票等實物照片。因原文不好增減修改，故此重新編述，是為“空難奇跡回憶錄”之緣起。

劫後餘生，感悟人生短暫，禍福貧富，成敗得失，榮辱貴賤，愛恨恩仇，苦樂離合，生老病死，皆是緣會無常，宛如夢幻泡影，恰如一場戲劇。能夠平安健康地生活下來，已是最大的滿足，又復何求哉！

十八年來，所遇苦樂逆順之業障甚多，所為煩惱造罪之作業不少，如之奈何。於此自覺，為今之計，只好隨緣，只好懺悔，只好念佛而已，待到臘月三十，眼光閉落之時，那閻王老子不來算帳，阿彌陀佛願力接引，無諸痛苦障礙，彈指即去極樂世界，換個蓮花化生的金色身。人生能此結局，豈不善哉福哉。俗語：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謂：此即是後福也。若有見聞者，願同此結局。阿彌陀佛……

廣州空難倖存者：馮錦標自述

（全文完）

見聞錄

一位醫生見證的真實恐怖因果故事：怪病從何而來？

我是一名從醫三十年的臨床醫生，也是個在家居士。在我的工作中，遇到過很多奇特的疾病，用醫療很難治癒，有的時候真是束手無策，自從學佛以後，通過佛法解決了一些醫學難以醫治的疾病，我今天為大家說的這件事情是我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之一。

這件事情，發生在2003年的初春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樣，正在診所裡接待來就診的患者，突然，推門進來一個大爺，背上還背著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老人把患者放在床上，氣喘吁吁地說：「王大夫你快救救他吧！」

當我看到這位患者時，他面色蒼白，表情痛苦，不停的打著嗝，有氣無力地說「大夫……你救……救救我吧！」

老人也說「這是我的兒子，王XX，今年39歲，得了這種怪病，每天不停的打嗝，不能吃飯也不能喝水，都三天了，王大夫你給他治治吧！」

當時，我把病情問了一下，還給他試試血壓，血壓正常。

我又問他「你做CT了嗎？」

他父親說：「我們從醫院出來的，已經做過CT，也沒看出啥病，醫院大夫說讓觀察治療，都三天了，也不見好轉，我們太著急，就來找你了。」

我看了看，這種情況初步印象診斷是

「腦梗塞」。我決定用針灸方法給他治療。

當針灸後半小時，他打嗝稍微好了一點，然後試著喝點水，但都嗆出來了。

我看到他痛苦的樣子好可憐，就對他說「你到別的醫院去治吧，我這個小診所，怕把你的病給耽誤了。」可他不肯走，他父親說「我看症狀比以前好點了，我們就在你這治吧！」

於是，我跟他們說：「走不走你們自己決定吧，但我並不希望你們在我這裡治療。」

就在當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在夢中，天空上有一個很大的網，網的顏色是草綠色的，織網的線有細細的毛。在這個大網中，有很多鳥在淒慘地哭泣，猶如孩子的哭聲。

其中，有一隻很大的鳥，好像比和平鴿還要大一些，長長的尾巴、尖尖的嘴，腦門上有個大紅纓。它哭著對我說：「你救救我們吧！」

我說：「我怎麼才能救你們呢？」

大鳥說：「你能救我們的！」

當時，我伸出雙手去抓那個大網，但是網中的鳥太多了，很重，大網把我帶了起來，我覺得我雙腳已經離開了地面，到空中我又掉了下來。這樣好幾次，我都抓不住他們。

當時，網中的鳥都在哭，好淒慘，好可

憐，我也哭了。

我對他們說：「我實在沒有辦法救你們啊！」

大鳥哭著對一隻小鳥說「你離的近，你說吧！」(大鳥在網最上面，小鳥在下面，離我近。)

我看著這只小鳥，綠腦門，臉上沾了很多網上的細毛毛，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說：「王大夫，你一定能救我們！」

「我怎麼救你們啊，我又抓不住這個網，我只能求助於佛門師父，為你們做超拔佛事了。」

我剛說完，空中所有的鳥，全都哭了，哭聲連成一片。我也從夢中哭醒過來。

醒了以後發現，我的枕巾已經被淚水濕了一片。這時候，看表是早上四點三十分。我知道是做了一個夢，夢中情景，再次浮現我的眼前。

帶著這樣難過的心情，我該上早課讀佛經了。

我哭著誦完了七遍《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和一百零八遍「往生咒」，為可憐的鳥們做了回向。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安達寺院的師父，把我的夢境給師父描述了一遍。

師父說，可能你診所所有患者是打鳥的，我和師父說，我已經答應它們給它們做佛事了，什麼時間你給我安排。師父告訴我，兩天以後吧。

我辦完這件事情，就去上班了。一進診所，就看到患者父子已經在診所了，我進了門，他就對我說，實在太難受了，從這回去後，一直沒停止打嗝(他打嗝時，渾身震顫)，實在受不了了。

我問：「你是不是打鳥的？」

他說：「是啊。」

我又問他：「你網鳥的網子，是草綠色細毛毛的嗎？」

他說：「是啊！」

「你網了幾年鳥了？」

「有三年了……」

「你總共打過多少只鳥了？」

他斷斷續續地回答說：「三年當中，大概六千多隻了……」

我說：「你網過的鳥當中，有腦門上帶紅纓的嗎？」

「有啊。」

「有小鳥綠腦門的嗎？」

他說：「也有啊！」

當時，我哭著說：「你好狠啊！」

他詫異的問我：「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就哭著把我夢中的情景，對他描述了一遍，說：「你把這些鳥害的好苦啊，你現在得這個病，就是因果病，醫院大夫怎麼可能治哇！」

他聽說後說：「那我該怎麼辦哪？」

我告訴他，已經與寺院師父聯繫上了，為這些鳥做超拔佛事，這樣，你的病才會治好，你也不用針灸治療了。你回去吧！

當時，王某不相信我的話，他父親說：「他不信我信，我去寺院。」

於是，我告訴他父親，今天去寺院把超拔牌先掛上，替他在佛前懺悔。

他父親說：「我現在就去辦！」

話音剛落，王某的打嗝，突然停止了！

當時，大家都非常吃驚。王某說，我感覺好多了。就這樣，我就讓他回去了。

兩天以後，再見到他們，瞭解到，從那天回去後，就一直就沒有再打嗝，還是不能吃飯喝水，但是可以走路了。

然後，我們三個一起去寺院做超拔佛

事，他把家裡打鳥用的網、夾子、籠子，還有沒來及賣的二十多隻鳥，都帶到寺院裡去。當我見到那個綠色網子的時候，跟我夢境中的一模一樣，我真是好難受，眼淚早已控制不住了！

師父把這些用具全部燒掉，為鳥做完了超拔佛事，又把那二十多隻鳥做了「三皈依」後，全部放歸大自然了。



我一直流著淚水，做完了這次佛事。放生的時候，有幾隻鳥在寺院上空依依不捨，盤旋了幾圈才飛走，這真是一場殊勝的超拔佛事啊！

到了中午，師父說，吃了午飯你們再回去吧。

當時，分給我們每個人一個饅頭、一碗菜，王某說，這麼硬的饅頭，我能吃嗎？

我說，你試試吃吧，把饅頭放在湯裡泡著吃下去。

他照著我說的，慢慢地一口一口居然全吃光了，在場的居士全都震驚了，因為他已經五天沒進水和食物了！

大家都為他祝福。在場的居士感歎道：真是佛法無邊啊！

吃過飯後，下午，師父為他做了三皈依。當時，他下決心以後再不造殺業了，要棄惡從善，做一個佛門弟子，好好修行，報答佛恩。

超拔放生後的第三天早上，我被鳥叫聲驚醒。

當我把窗戶打開的時候，兩隻小鳥在我家窗臺上唧唧喳喳叫個不停。我想，一定是我們放生的那些小鳥。

我打開窗戶後，它們也沒飛走，一直在叫。看見他們高興的樣子我說：「你們得

救了，好好念佛吧，來生轉個人身，做個佛弟子，好好修行，離開這輪回苦海吧！」

之後，我給他們在窗臺上放了一碗水和一些米，兩隻鳥都吃了一些，唧唧喳喳地飛走了。

這就是我最難忘的一件真實經歷，儘管時間過去了很久，可是，一想起來，我仍然抑制不住淚水，也是流著淚把這個故事寫完的。

通過這個現世因果報應故事，可以看出，不管你信佛還是不信佛，都應該知道有因必有果，因果不虛的道理。

除了人以外，我們要尊重一切生命，眾生皆平等，在往昔世中，它們可能曾經做過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姐妹和兄弟，只是在輪回中改變了面貌，不相識了而已。

當你傷害它的時候，當你去打它、吃它肉的時候，我們要認真地想想：它曾經是我們的至親的人，曾經是像現在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樣的愛過我的人，也可能它們是為了我而造業淪落到惡道裡去啊！

最後我奉勸大家，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啊，「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

（全文完；文章佛弟子分享）

學誠大和尚側記

第一章宿福深厚少年立志

學誠法師自幼孝順懂事，平日沉默寡言，學習勤勉。

在祖母和母親的薰陶下，法師10歲就自發茹素，12歲那一年開始讀誦佛經。

法師很喜歡佛教典籍，對祖師大德的傳記愛不釋手，特別是唐朝玄奘大師的傳記。其中，大師求法、弘法的經歷與“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弘願對法師日後出家有著深遠的影響。

學誠法師，俗名傅瑞林。1966年10月3日（農曆丙午年八月十九）出生于福建省仙游縣賴店鎮羅峰村一個佛教氛圍濃厚的家庭。祖母學佛並出家，母親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父親在村裡擔任會計、文書工作，是當地有名的善人，頗具溫良恭儉讓的風範。家中有三子，法師是長子。

法師自幼孝順懂事，平日沉默寡言，學習勤勉。8歲起就讀于仙游縣賴店中心小學。讀書之余，法師總是主動為父母分擔家務——做飯、洗衣、掃地、挑水以及種田等。有時，父母在山上砍柴，法師就利用週末，步行十幾里的路程到山上把柴挑回來。法師的母親回憶說：“我白天下地種田，晚上出門為往生者助念，他就在家幫著做飯。做飯用的柴火，有時就是他放學途中撿回來的落葉。那一年他9歲。”法師舉止端嚴，走路時不左顧右盼；他品德端正、誠實，性格敦厚，不跟別的孩子吵架。有一次，生產隊分發糧食，別人家的孩子都上前爭搶，他

卻不上前。有人笑他傻。法師母親說，他是自律的人，只是希望好東西讓別人先享用。

在祖母和母親的薰陶下，法師10歲就自發茹素，12歲那一年開始讀誦佛經。晚上，他常常念佛、‘打坐到九點後才寫作業，有時一天只睡兩個多小時。法師母親曾說：“15歲時，我教誦兩遍《楞嚴咒》他就學會了。當時他就想出家，我和他父親不同意，他就不敢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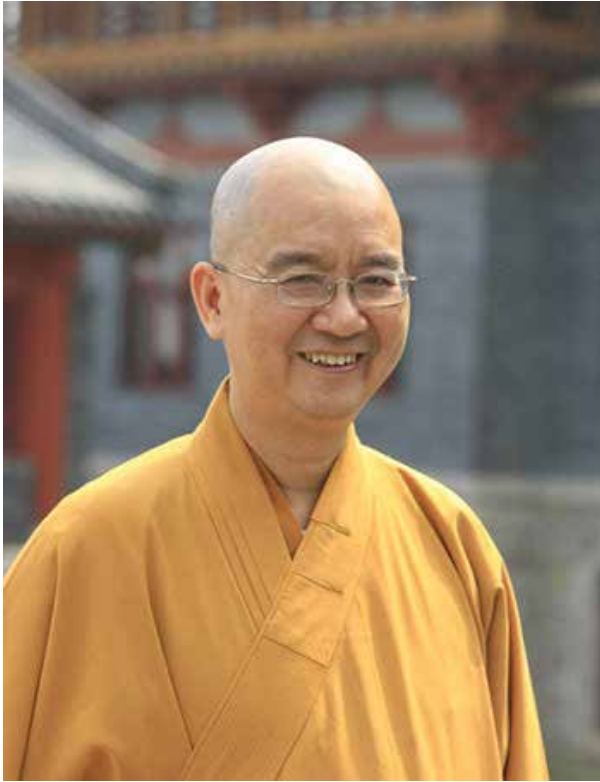
1979年至1982年，法師就讀于仙游縣華僑中學，成績優異。學習之余，法師經常去離家不遠的極樂寺（舊稱往生寺）遊玩。每進寺院，總有熟悉、親切之感，尤其喜歡寺裡菩薩像慈祥自在的面容。當時，村裡有一位傅金富居士（後出家為定來法師）常常帶經書給法師看。法師很喜歡佛教典籍，對祖師大德的傳記愛不釋手，特別是唐朝玄奘大師傳記。其中，大師求法，弘法的經歷與“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弘願對法師日後出家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二章求法時代酸甜苦辣

在京求學期間，學誠法師更加勤奮好學，虛心求教于師友，時常因為思考問題而廢寢忘食。

雖然身在北京，法師經常憶念著旅居海外的剃度恩師定海長老及依止師圓拙老和尚，常通過書信向師長們匯報學習心得。

法師耳濡目染了圓拙老和尚悲願弘深、愛國愛教、謙默恬淡、志行高潔、嚴於律己、慈以待人的高風亮節，為日後濟世利生



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1年農曆六月十五，法師求受皈依。當時，當地盛行居士授皈依，法師的母親不贊同這種做法，不肯讓居士為自己的孩子授皈依，於是就帶法師到附近山裡的一座小廟，請寺裡的比丘師父為法師傳授了皈依。

1982年農曆正月初一，法師與傳金富居士去玉塔東山寺拜佛，正月初三回家後法師就跟父母商量著要出家。當時法師僅剩半學年就初中畢業了，於是父母就提出條件說：“要把書念完，拿到畢業證書之後再出家。”法師說：“出家人要畢業證書幹什麼？不讓我出家，我就不讀書了，在家孝敬你們，幫助種田，分擔你們的辛苦。”

當時，法師的母親就要帶他在玉塔東山寺出家，那裡有位梁金良居士（後出家為持德法師）覺得這孩子善根深厚，就說：“你很有善根，應該去找大法師。”於是，法師被母親及傳金富居士帶到莆田廣化寺拜見圓拙老和尚（近代高僧印光大師、弘一大師的弟子，生前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及諮議委員會主席）。

1982年農曆二月初八，法師受宿生願力牽引而出家。監院法師說：“二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出家的日子，很好很好，今後必成正果。”

出家以後，寺裡就安排法師下地種田，考驗道心。一個星期後，圓拙老和尚安排法師去念佛堂念佛兼學法器。三個月後法器都學會了，就想剃度。當時剃度的事由寺裡的執事法師決定，法師心想：“不管誰剃度，能當和尚就行。”他給家裡寫信說：“四月初八要剃度。”接到信，父親擔心他年紀小，萬一剃度以後不會修行怎麼辦，就讓他祖母與母親一起到廣化寺勸阻法師剃度。於是剃度之事暫緩。

1983年農曆二月初八，因緣成熟，法師在廣化寺落髮為僧。圓拙老和尚親自安排剃度，禮定海長老（現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印尼大乘僧伽會會長）為剃度恩師。

剛剃度時，法師曾請教圓拙老和尚：“出家怎麼修行？”老和尚講了一個故事：“過年，叢林中有分橘子的習慣，當庫頭的把橘子稱好，分成一堆一堆，裡面有大的，也有小的。輪到你時，不要刻意去挑，為什麼呢？你如果存心挑大的，那是你貪利；如果你存心挑小一點的，那是貪名，這是深哲理。有人客客氣氣，為得好名；有人任何時候不吃虧，是貪心在作怪。”後來，法師曾說：“此話對我啟發很大，一切隨緣，平常心是道。儒家講‘過猶不及’，很多學問、境界都在這裡面。”

晚上九點之後，大家都休息了，法師房裡的燈通常都還亮著。圓拙老和尚怕他把眼睛累壞了，常敲門讓法師熄燈睡覺。老和尚對法師的要求十分嚴格，給他規定了背誦儒家經典等課程，背不過就不許吃飯。

有一次法師在齋堂拖地時，老和尚悄悄地走過去檢查，發現不夠乾淨，就立刻讓他又重複拖了幾遍。在學習之余，法師經常主動打掃殿堂衛生，做別人不願意幹的髒累粗活。有一段時間，法師每天晚上在海會塔守夜、看護龍眼樹，第二天上早課時還要打法器，早齋過堂時還要做侍者出食。法師曾

說：“出家後，人手少，我就參與了晚上的巡邏和寺院建設工作。在海會塔巡邏時，常常會很怕，尤其是下雨天。那時很艱苦，建築材料運不上來，要靠人力搬上來，毅力就培養出來了。”

1983年，法師考入福建佛學院預科班。在佛學院求學期間，法師刻苦研習佛教經論及各科文化知識。同時擔任班長的他，樂於幫助同學解決各種困難，還積極承擔常住事務，護持大眾修行。

1984年，法師以優異的成績考取設於北京的中國佛學院，就讀本科班。在京求學期間，法師更加勤奮好學，虛心求教於師友，時常因為思考問題而廢寢忘食。每逢週末或節假日，教室裡總會有一位威儀具足的學僧在課桌前孜孜不倦地學習。

雖然身在北京，法師經常憶念著旅居海外的剃度恩師定海長老及依止師圓拙老和尚，常通過書信向師長們匯報學習心得。有一次他給圓拙老和尚寫信說：“學院較亂，大家不願學修，渾渾噩噩地過日子，自己見了傷心，想回廣化寺。”老和尚回信告訴他：“別人是別人，你應當虛心學習。”這句話給他極大的啟發，以至於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激勵著他，使他在遇到困難時都能夠勇於面對自我，至誠祈求三寶加被，突破困難，昇華心靈。

1986年，法師遇到一個去斯里蘭卡留學的因緣，向圓拙老和尚匯報，老和尚沒有同意。多年後，法師回憶此事時說：“如果當時留學，現在也許是博士了，但可能不會有如今承擔教法的廣大因緣。依師是重要一關呀！”德高望重的趙朴初先生（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對法師也愛護有加，親自請高僧大德指導法師修學，幫他解決困難。

1988年，法師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中國佛學院，獲得本科學歷，並在中國佛學院繼續研究生階段的深造。同年12月在四川成都文殊院寬霖大和尚座下求受三壇大戒。

1988年冬，廣化寺方丈毅然法師退居。1989年1月，在趙樸老的關懷下，經毅然法

師舉薦和全體執事通過，決定將尚在就讀研究生課程的學誠法師推上廣化寺住持的位置。法師認為自己的德才不堪擔此重任而幾度推托，並於除夕之夜（1989年2月5日）不辭而別，獨自去了福州法海寺，準備回中國佛學院。由於大家還是覺得法師是最合適的人選，老方丈毅然法師便親自開車和演蓮法師趕往法海寺將他勸說了回來。

1989年農曆二月初八舉行升座典禮，年僅23歲的學誠法師成為全國漢傳佛教寺院中年紀最輕、學歷最高的名寺方丈。法師任方丈期間仍持之以恆地鑽研學習，於1991年11月，順利通過了中國佛學院研究生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法師回到福建，並於同年12月兼任福建佛學院副院長，時年25歲。

1990年11月，趙樸老在中國佛教協會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說：“廣化寺搞得很出色，那是圓拙法師奠定的基礎。現在的方丈學誠法師是中國佛學院的研究生，剛當方丈時才23歲，有些人認為他太年輕，我說，這有什麼關係？抗戰時我們一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就當了司令員，有什麼不可以？”1992年4月在白馬寺，趙樸老再次談到法師時說：“福建有位方丈，原是佛學院的研究生，推薦他當方丈時，有人說他太年輕了。為什麼年輕人就不行呢？這個學誠法師就幹得很好。”

1997年11月25日（農曆十月二十六），圓拙老和尚在莆田廣化寺安詳示寂。法師悲痛之情難於言表，親自為老和尚建塔並撰寫碑銘。法師依止老和尚修學佛法15年。在老和尚精心栽培下，他背誦、學習了許多佛教經論和儒家經典，還參與、目睹了老和尚建寺、印經、創辦佛學院、培育僧才等佛教事業，耳濡目染了老和尚悲願弘深、愛國愛教、謙默恬淡、志行高潔、嚴於律己、慈以待人的高風亮節，為日後濟世利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未完待續）

Side Stories of Master Xue Cheng

A Childhood of Virtue, A Teenage of Determination

Master Xuecheng has been filial and thoughtful since childhood. He spoke little but studied hard.

Influenced by his mother and grandmother, the Master, at the age of 10, voluntarily became a vegetarian and began to chant Buddhist scriptures at the age of 12.

The Master showed enormous interest in Buddhist classics.

He loved to read biographies of great patriarchs and prominent masters, in particular, that of Ven. Master Xuanzang, a great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How Ven. Master Xuanzang pursued and spread the Dharma, how his great vows were to "inherit the Buddha's teachings, carry them forward and spread them", all thi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aster's future determination to become a monk.

Master Xuecheng, whose secular name was Fu Ruilin, was born on October 3 (nineteenth day of the eighth month of Bing Wu year of the lunar calendar), 1966, to a family of strong Buddhist culture in Luofeng village of Laidian town, Xianyou county, Fujian province. His grandmother was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and later became a nun. His mother is a devoted Buddhist also. His father worked as an accountant and office clerk in the village. Being modest and courteous, his father is also known as a benevolent man. There are three sons in the family and the Master is the eldest.

The Master has been filial and thoughtful since childhood. He spoke little but studied hard. He went to Xiaoyou Laidan Central Primary school at the age of 8. In spare time, he always volunteered to help his parents with housework such as cooking, washing, sweeping, fetching water and plowing the field. On weekends, he would walk over five kilometers into the mountains where his parents cut firewood and help them carry it home. The Master's mother once recalled, "My son would stay at home and cook when I worked in the field in the daytime and attended the prayer-guiding services for the dying or the deceased at night. On his way home from school, he often collected fallen leaves for the stove. Just think, he was only 9 years old at that time." He always behaved in a dignified manner, never looking around while walking; honest, tolerant and upright, he never quarreled with other children. Once when the production brigade distributed food, the children vied with one another, except for the Master. He was laughed at for being silly. The Master's mother said that being a child of self-discipline, he was only putting other people's enjoyment in the first place.

Influenced by his mother and grandmother, the Master, at the age of 10, voluntarily became a vegetarian and began to chant Buddhist scriptures at the age of 12. In the evenings, he would chant and meditate until 9 p.m. before doing his homework. Therefore, sometimes he only slept for about two hours. The Master's mother recalled, "When he was 15, I taught him to chant Shurangama Mantra. He learned fast and never had to ask me to repeat it for the third time. He began to cherish the idea of becoming a monk, but we, his parents, disagreed at that time, and he had to obey."

The Master, from 1979 to 1982, attended the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in Xianyou county where he was an honorable student. During his free time, he frequently visited the nearby Jile Convent (originally called Wangsheng Temple). He felt a sense of affinity and familiarity whenever he was there. He especially liked the benevolent and peaceful countenance of the statues of Bodhisattvas. At that time in the village there lived a lay Buddhist named Fu Jinfu (later became Master Dinglai), who often brought Buddhist scriptures to the Master. The Master showed enormous interest in Buddhist classics. He loved to read biographies of great patriarchs and prominent masters, in particular, that of Ven. Master Xuanzang, a great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How Ven. Master Xuanzang pursued and spread the Dharma, how his great vows were to "inherit the Buddha's teachings, carry them forward and spread them", all thi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aster's future determination to become a monk.

Chapter 2 The Pursuit of the Dharma, a Period of Struggles and Awards

Master Xuecheng studied even harder after coming to Beijing, modestly consulting others and learning from his mentors and classmates. He was so absorbed in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that he often forgot to eat and sleep.

In Beijing, Master always thought of his dearest teachers, Ven. Master Dinghai who lived abroad and was the one giving him ordination, and Ven. Master Yuanzhuo on whom he relied. Through correspondence, he reported to his teachers what he had gained through study.

Master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xample of Ven. Master Yuanzhuo's example - his profound and compassionate vows, his patriotism to the nation and faithfulness to Buddhism, his modesty and calmness, his noble aspiration and unsullied behavior, and his self-restraint and lenience, all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ster's future endeavors on benefiting the society and living beings.

Master asked to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six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July 16th), 1981. At that time, it was very popular at Master's village for the lay Buddhists to transmit the refuge among themselves. However, Master's mother did not agree with this and took him to a small temple on the nearby mountain where she asked the Bhikshu there to transmit the Refuge to Master.

On Chinese New Year's Day in 1982, Master went to Dongshan Monastery at Yuta village to pay homage to the Buddha with Fu Jinfu, then a lay Buddhist. Two days later, he returned home and asked for his parents' permission to become a monk. At that time, he was in his third year of middle school with only one semester left until graduation. His parents said, "Finish you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and get the diploma first, then you can leave home." However, Master replied, "Why does a monk need a diploma? Let me be a monk, or I'll quit school. I'll stay at home to help with the farming and share your bur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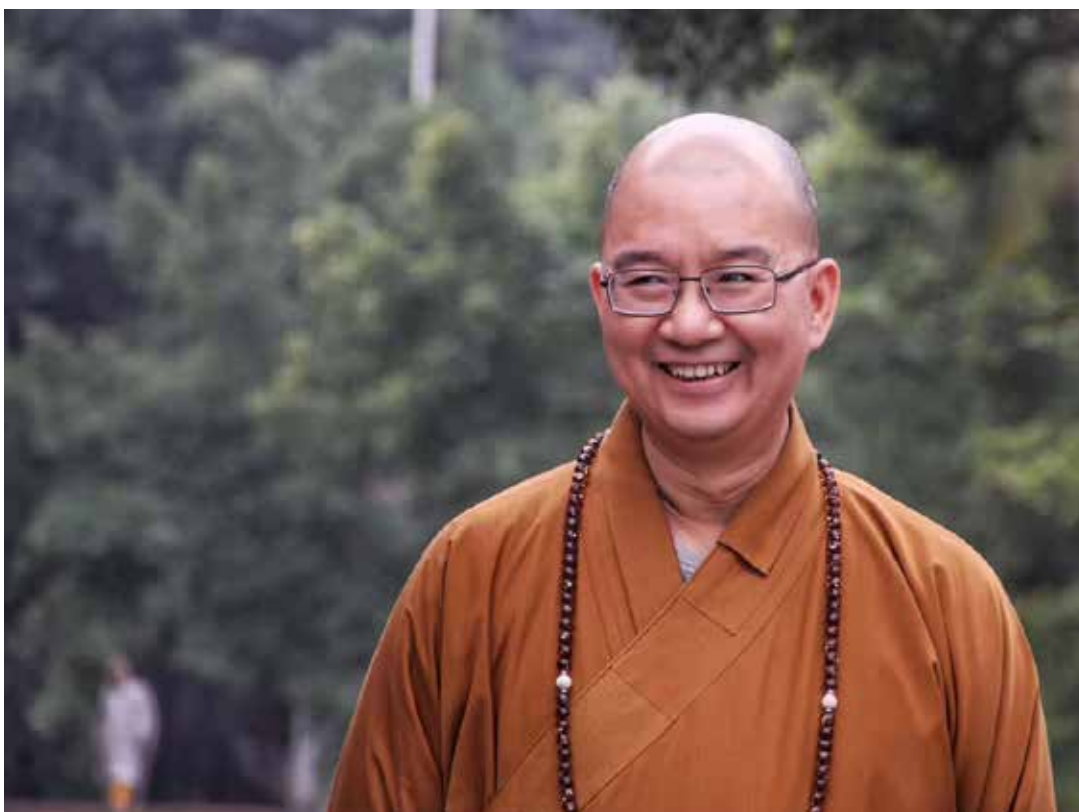
Master's mother took him to Dongshan Monastery to become a monk. There a lay Buddhist named Liang Jinliang, the later Ven. Chide, realized that the boy possessed profound, good virtues. He said, "You have plenty of virtues and should turn to a great Buddhist master instead." Therefore, Master's mother and Fu Jinfu brought him to Ven. Master Yuanzhuo at Putian Guanghua Monastery. [Ven. Master Yuanzhuo was a disciple of Ven. Master Yinguang and Ven. Master Hongyi, both eminent masters in modern China. Ven. Master Yuanzhuo once held office at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BAC) as both Vice-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it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aster, led by the vows of his past lives, started his monastic life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3rd), 1982. The Monastery manager said, "A good day it is! Shakyamuni Buddha became a monk on the same day. You are sure to achieve full enlightenment in the future."

After starting his monastic life, Master was assigned by the Monastery to work on the farm to test his determination. Then, a week later, at the arrangement of Ven. Master Yuanzhuo, he practiced chanting Buddha's name in the Prayer Hall and learned to play Dharma instruments. He mastered the skills after three months, then he was eager to be ordained. At that time, matters relevant to ordination were decided by executive monks, while all Master cared about was to receive ordin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rather than who would give ordination to him. His letter home read, "I will receive ordination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ster's father, worrying that his son would be too young to know how to practice correctly after ordination, sent the boy's grandmother and mother to Guanghua Monastery to talk the boy out of the idea, therefore, the ordination was postponed.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22nd), 1983, as the situations permitted,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Ven. Master Yuanzhuo, Master received ordination from Ven. Master Dinghai at Guanghua Monastery. (Ven. Master Dinghai is now Vice-Chairman of the 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and President of Sangha Mahayana Indonesia.)

Shortly after the ordination ceremony, Master asked Ven. Master Yuanzhuo to teach him how to practice after becoming a monk. The Elder Master replied with a story,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monasteries often observe a traditional custom of distributing oranges. Oranges are put into piles, with big and small ones mixed together. When your turn comes, you simply take one randomly. Why? If you purposefully take a larger one, you are greedy for profit; if you intentionally take a smaller one, you are seeking a good reputation, another form of greed. The story is very profound in meaning. There are people who act very politely to establish a good reputation; there are people who won't be taken advantage of. All of the trouble is caused by greed." Later, Master acknowledged, "I have been greatly inspired by this teaching. It reminds me to accept a situation as it is and act accordingly. The best option is to keep a natural state of mind."



Confucianism also teaches that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Much of our learning and the way that we face various situations are generated from this awareness."

People went to sleep at 9 p.m, but the light in Master's room was usually still on after that. Ven. Master Yuanzhuo often had to knock at his door, urging him to go to bed lest the young man's eyesight be hurt due to exhaustion. Though so kind, the Elder Master was very strict. He required the young Master to learn classic works such as those of Confucianism by heart. Meals were not allowed until his work was done.

Once, when the young Master was mopping the floor in the dining hall, the Elder Master walked over quietly to find that the floor wasn't clean enough. The mentor immediately asked him to mop it again. When free, the young Master often volunteered to clean the hall and do dirty, difficult and laborious chores, which others didn't like to do. For some time, he served as a night watchman guarding Haihui Stupa (which preserves the ashes of the deceased monks and lay people) and the divine Longan Tree. At dawn, he would shift to playing Dharma instruments for the morning recitations. After that, he would serve breakfast to the Abbot and offer food to the hungry ghosts and Garuda through Buddhist rituals. He once recalled, "There was often a shortage of hands in the Monastery, so I joined the night watch. At first, I dreaded it a lot when patrolling around Haihui Stupa at night, especially when it rained. I also took part in construction work. It was a hard time. We had to carry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ourselves because there was no truck or crane available at that time. This was how my willpower and perseverance were strengthened."

Master was admitted to the preparatory class at Buddhist Academy of Fujian Province in 1983. During that period, he studied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various other disciplines in earnest. As the monitor of the class, he was always ready to help his classmates solve various problems. He also took on the Monastery's affairs and supported the Buddhist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onastery.

Master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to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in 1984 with honors and began his undergraduate studies in Beijing. He studied even harder, modestly consulting others and learning from his mentors and classmates. He was so absorbed in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that he often forgot to eat and sleep. One would never fail to find a dignified young monk in the classroom, always immersed in his studies, even on weekends or during holidays*

In Beijing, Master always thought of his dearest teachers, Ven. Master Dinghai who lived abroad and was the one giving

him ordination, and Ven. Master Yuanzhuo on whom he relied. Through correspondence, he reported to his teachers what he had gained through study. In a letter to Ven. Master Yuanzhuo he wrote, "The atmosphere in the Academy is not suitable for study. Many students here are reluctant to study and practice, just drifting along day by day. It makes me sad to see this; I want to return to Guanghua Monastery." The Elder Master replied, "Do not mind what other people do. Just be modest and settle down to learn." The words greatly inspired him and kept motivating him ever since. In difficult times, these words enabled him to face his internal conflicts with courage, pray for blessings from the Three Jewels, overcome his difficulties and lift his spiritual level.

In 1986, Master was given a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e Sri Lanka. When he asked Ven. Yuanzhuo for his opinion, the Elder Master did not agree to his going abroad. Years later, he recalled, "I could have acquired a PhD. However, I might not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take the duties of the Buddha, working to help sentient beings as I have been doing now. It is crucial that one should always follow the guidance of his mentor." In his school days, Master also came under the special care and protection of Rev. Zhao Puchu, the respected then president of BAC. Rev. Zhao Puchu helped Master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asked prominent and senior monks to guide him in his study and practice.

Master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with honors in 1988 at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After that, he furthered his studies as a postgraduate there. In December 1988, he received the Three Platforms of Complete Precepts from Ven. Master Kuanlin, the Abbot of Manjughosha Monastery of Chengdu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winter of 1988, the Abbot of Guanghua Monastery, Ven. Yiran, resigned. In January 1989, under the care of Rev. Zhao Puchu and by Ven. Yiran's recommendation, all executives of the Monastery approved that Master Xuecheng, then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his postgraduate studies, be appointed as Abbot of the Monastery. Master, deeming himself unqualified in virtue and capability to shoulder such a heavy responsibility, declined the appointment several times. In the Chinese New Year's Eve (February 5th, 1989), he left the Monastery without notice for Fahai Monastery in Fuzhou, preparing to return to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However, since he was still considered by all to be the most suitable candidate, Ven. Yiran, the retired Abbot, together with Ven. Yanlian, drove to Fahai Monastery and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Master to return.

Thus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15th), 1989 an inauguration was held and Master Xuecheng, only 23 years old, took charge of the prominent monastery. He became the youngest abbot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in education in a Han Buddhist monastery.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as Abbot, Master had been persevering in his studies. He defended his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 successfully and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November 1991. After graduation, he returned to Fujian, and was appointed as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cademy of Fujian Province in December at the age of 25.

In November 1990, at a meeting attended by the departments directors of BAC, Rev. Zhao Puchu comment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made at Guanghua Monastery are attributed to its former Abbot, Ven. Master Yuanzhuo whose effort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The incumbent Abbot, Master Xuecheng, who is still doing his postgraduate studies at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assumed the position when he was only 23 years ol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people who thought that he might be too young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But I sai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ome of our commanders were only in their twenties. What's wrong with having a young abbot now?" Then Rev. Zhao spoke of Master Xuecheng again at Baima Monastery in April, 1992, "There is a young abbot in Fujian, who wa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When he was recommended as a candidate for abbotship, some people said he was too young. Why shouldn't we trust young people? This Master Xuecheng has in fact done a very good job."

On November 25th (the twenty-sixth day of the ten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1997, Ven. Master Yuanzhuo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t Putian Guanghua Monastery. Master's sorrow was beyond description. He erected a stupa for the Elder Master and wrote the inscription. Master had relied on Ven. Master Yuanzhuo for studying Buddhism for 15 years. Under the careful guidance of the Elder Master, he had recited and learned many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Meanwhile, he had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Buddhist endeavors carried by the Elder Master, such as reconstructing the Monastery,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scriptures, establishing the Buddhist academy, and cultivating monastics. Consequently, Master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lder's example—his profound and compassionate vows, his patriotism to the nation and faithfulness to Buddhism, his modesty and calmness, his noble aspiration and unsullied behavior, and his self-restraint and lenience, all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ster's future endeavors on benefiting the society and living beings.



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很多的我所构成的。这里我有：小我、中我、大我……
凡夫都只为自己的短期利益考量，斤斤计较于微小而短暂的利益，为之而乐而忧。
智者则舍弃小我，而朝向长远的整体目标。



天廚妙供

鳳梨炒木耳

材料：鳳梨200公克、黑木耳150公克、薑絲 15公克、紅辣椒絲10公克、太白粉水少許、橄欖油2大匙

調味料：鹽1/4小匙、糖1小匙、白醋1/2小匙

作法：

1、鳳梨切片；黑木耳洗淨去蒂、切片，再放入滾水中略氽燙後撈起備用。

2、熱鍋，加入橄欖油後放入薑絲、紅辣椒絲先爆香，放入作法1的黑木耳片拌炒均勻，再加入鳳梨片、所有調味料翻炒均勻。

3、續於作法2中加入太白粉水勾薄芡，再翻炒均勻即可。

竹筴蔬菜清湯

材料：乾燥竹筴10g，杏鮑菇2朵（約200g），甜玉米2條，紅棗8-10顆，枸杞1大匙，薑2-3片，冷水1500cc。

調味料：香菇粉1大匙，鹽3/4大匙，白胡椒粉1/8茶匙。

作法：

1、乾燥竹筴用足量清水浸泡15分鐘發脹，中間約換水3-4次

2、杏鮑菇用水稍微沖洗乾淨，用手順著菇身紋路撕成條狀

3、甜玉米洗淨切段

4、將水1500cc煮沸（水量要能夠覆蓋住所有材料）

5、依序將薑片及所有材料（枸杞除外）放入

6、調味料加入煮至沸騰

7、蓋上蓋子，小火燉煮40分鐘

8、最後將枸杞放入再煮5分鐘即可

乾燒素魚

材料：腐皮1張、豆包180公克、海苔1張、香菇1朵、紅蘿蔔15公克、竹筴20公克、芹菜5公克、香菜5公克、薑5公克、麵糊適量

調味料：

A、醬油1小匙、紅辣椒醬1/2大匙、番茄醬1/2小匙、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

B、鹽少許、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

作法：

1、香菇、紅蘿蔔、竹筴洗淨切絲；香菜切段；芹菜、薑切末；豆包洗淨切細絲，加入所有調味料B拌勻，備用。

2、將1張腐皮鋪平，抹上適量麵糊、鋪上海苔，再放上作法1豆包絲，包裹修整成魚的形狀，放入蒸籠以大火蒸約15分鐘。

3、另取一鍋，倒入少許葵花籽油，爆香作法1薑末，再放入香菇絲炒香。

4、續於鍋中放入紅蘿蔔絲、竹筴絲拌炒均勻，再加入所有調味料A煮至滾沸。

5、起鍋前放入作法1芹菜末、香菜段拌勻後，淋在蒸好的素魚上即可。

2018年度法會安排

公曆	農曆	周天	活動
7/29/2018	六月十七	星期日	觀音菩薩成道大悲寶懺法會
8/23-8/26/2018	七月十三至十六	星期四至日	盂蘭及僧寶節
9/30-10/7/2018	八月廿一至廿八	星期日至日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法會
10/28/2018	九月二十	星期日	觀音菩薩出家日大悲寶懺法會
12/23-12/30/2018	十一月十七至廿四	星期日至日	彌陀聖誕啓建佛七八永日,圓滿之日三時繫念

請注意固定時間的共修（特殊法會活動期間除了禮拜大悲懺，將會暫停以下活動，延續下一個日期開始。）歡迎善信護法踴躍參加，同沾法喜：

每個星期六下午2：00念佛會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上午9：30，禮拜大悲懺

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上午9：00慶祝當月生日會，延生普佛；下午探訪老人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全日念佛會，下午佛法坐談會或書寫經書

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日上午念佛會，下午佛法坐談會或抄經

助印功德芳名

助印善款請寫上捐款者姓名、地址，寄交本會。

郵寄支票，抬頭人寫請寫：「M.B.S.S.I」。

本會受到善款後會寄回豁免入息稅收據

印經箱	\$462	Zin Ma	\$30
張葆鍾合家	\$100	Sheng H. Yu	\$100
朱黃慕珍合家	\$50	沈慶民合家	\$100
穆楊文賢合家	\$30	陳慧君合家	\$60
Phengtay & Lily Kwong LEE	\$30	陳卓飛	李曼紅合家 \$100
Natapong Vivutanayucun合家	\$100	韓淑文合家	\$20

觀音菩薩聖誕祈福法會

恭逢觀世音菩薩聖誕，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定於 7/29/2018（農曆六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 9:30am 啟建祈福觀音成道法會。



禮拜《千手千眼大悲吉祥寶懺》，
祈求觀世音菩薩甘露遍灑，
令護法善信熱惱消除、清涼自在、福壽吉祥。
并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是日並傳授受：三皈 五戒 八關齋式

千佛寺福利組是日自製各種素齋及精品等義賣，敬希各界善信踴躍支持。

屆時歡迎闔府蒞臨，隨喜護持，同沾法益。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如有填寫延生福壽牌位、供齋等功德請及早登記，以便書寫。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Quincy，MA 02169

Email：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孝親報恩盂蘭法會

茲逢農曆七月盂蘭盆孝道月及僧寶節，本寺謹遵佛制，提倡孝道，啟建孝親報恩盂蘭法會。

法會時間安排

8/23至8/26/2018（星期四~星期日）農曆七月十三至十六

9:00AM 誦《地藏經》

8/26/2018 9:00AM 盂蘭盆供

8/26/2018 4:00PM 大蒙山

法會中設有超薦牌位為堂上過往先靈超拔、延生祿位為陽上眷屬親友消災祈福。

仗此法會功德，回向檀信各姓門中考妣宗親，祈願蓮品增上，並兼利陽上眷屬，福壽安康，諸事如意。

諷誦《地藏經》，功德殊勝，生亡兩利，屆時敬請閣府蒞臨拈香，共沾法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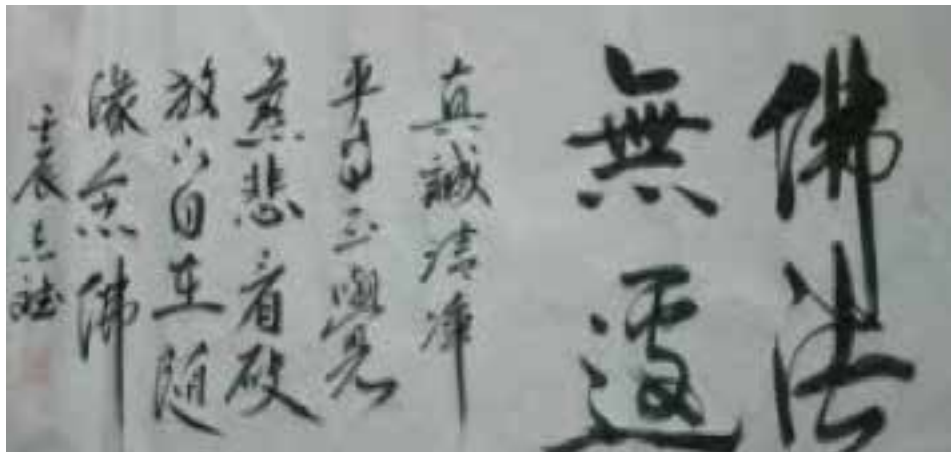
欲參加法會功德者，如需登記消災、供齋、超度等請及早致電本寺，以便書寫。支票抬頭人請寫（M.B.S.S.I）。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梁皇寶懺法會

千佛寺於9/30至10/7/2018星期日至日，禮請諸山長老主持法會，頂禮《金山御製梁皇寶懺》，並傳授在家戒法：三皈、五戒、八關齋戒。

禮懺時間安排：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半，下午一點到五點。

於圓滿日10/7/2018（星期日）敬設齋天聖會，入夜施放瑜伽焰口回向過世宗親眷屬，普利十方，往生極樂，蓮增上品。

法會期間設有延生緣位：增福延壽、消災免難、常獲安樂。

往生蓮位：過世宗親，永離苦海、往生極樂。

以此拜懺功德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安樂，社會安寧。禮懺者福慧增長，消災免難。

請注意：如果有住宿、或寫牌位，請提前預約登記。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祈福觀音成道法會

恭逢觀世音菩薩聖誕，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定於10/28/2018（農曆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9:30am，啟建祈福觀音成道法會。

禮拜《千手千眼大悲吉祥寶懺》，祈求觀世音菩薩甘露遍灑，令護法善信熱惱消除、清涼自在、福壽吉祥。

并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是日並傳授受：三皈 五戒 八關齋式

屆時歡迎闔府蒞臨，隨喜護持，同沾法益。

本寺敬備午齋結緣。如有填寫延生福壽牌位、供齋等功德請及早登記，以便書寫。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觀音菩薩法會功德介紹

欲解諸罪障、莫如修懺法
懺除宿業罪、得智慧增長
諸惡皆不作、眾善皆奉行
意業皆清淨、所作皆如法
長養諸福業、一切皆如意

千佛寺每月第一個周日上午九時啟建

大悲懺法會，集大眾虔誠力量回向觀音法會

會員及祝福護法善信消災免難、福壽俱增、

合家康泰、諸事如意。

每個家庭可寫兩個名字（合家）\$120/ 年。



千佛寺功德認捐表 M.B.S.S.I Donation Form

53-55 Massachusse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Tel: 617-773-1688 Fax: 617-773-2201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消災祈福姓名：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

日期 Date_____ 電話 Phone_____ 編號 NO（）

* 新會員 ☐ * 老會員 ☐ 現祈福會員編號 NO. _____

支票抬頭人請寫：M.B.S.S.I



供燈功德介紹

寶殿佛燈處處明
供養十方佛菩薩
虔誠奉獻佛前燈
藉佛菩薩加持力
三障捐除得解脫
智慧常開福由生

故知

發心點盞光明燈
消災免難度時光

千佛寺功德認捐表 M.B.S.S.I Donation Form
53-55 Massachusse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Tel: 617-773-1688 Fax: 617-773-2201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姓名 (中) _____ (英) _____ 編號 No. _____

地址 Address : _____

日期 Date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本人願供奉金佛像 _____ 尊，每尊 (永久) US\$500.00 元共 US\$ _____ 元

本人願供奉光明燈 _____ 盞，每盞 (每年) US\$100.00 元共 US\$ _____ 元

*新燈 ☐ *續點 ☐ 現供奉光明燈編號 No.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MASS Budhi Siksa Society Inc.@M.B.S.S.I

請郵寄《菩提論音》(季刊) 到以上地址，() 現已收到，() 從未收到

更改通訊地址：

地址 (舊) : _____

地址 (新) : _____

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

Massachusetts Budhi Siksa Society Inc. Thousand Buddha Temple

53-55, MASSAVE, QUINCY, MA02169 地址：昆士市，麻省大道五十三號

電話 (TEL) : 617-773-7745; 617-773-1688

網址: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電郵 (E-mail) : 1000buddha@gmail.com

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除了是一個禮佛、禪修的好去處外，亦是一個很好的學佛地方。寺內圖書館由於一次爆水管意外而關閉多年。蒙佛加庇，所有書籍皆完整無缺。但為了迎合時代的變遷，經裝修後，全部書籍都重新編入電腦以便索閱及管理，修建後的圖書館終於開放給大眾了。

館內藏書七千餘冊，多為中文書籍，亦有小部份英文、中英對照及光碟和聲帶。館內藏有珍貴的《乾隆大藏經》。內容包括釋迦牟尼佛在世時的說教——“經”，為信徒所訂的“律”及佛教的理“論”。所以此經書亦稱為“三藏”。除了這套鎮館之寶外，館內亦藏有眾多經書，如大家所熟識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法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剛經》……等等。

除了傳統的佛教文獻外，館內亦存有眾多高僧大德的著作；有適合兒童看的佛教漫畫及主婦們喜愛的素菜烹調書。由於近年內地移民增多，圖書館內亦加添了許多國內法師的著作及簡體字書籍，以利他們接觸佛法。

看書可以使你成為一個不平庸的人，多看佛書更會使你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有興趣從千佛寺圖書館借書閱讀者，可先向館理員辦理借書證然後借書，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是每天早上八時至晚上六時。

由波士頓 (From Boston) :

93SExit12號出口一直上橋第一個出口 (Hancock St.) 之路牌指示直走到盡頭交通燈，轉左，再在第一盞交通燈轉右 (Washington St.)，再過第二和第三盞交通燈之後的第五街右轉就是。

由紐約 (From New York) :

93N Exit18號出口，沿著Quincy Center之路牌指示，於Newport Ave與Granite St之交通燈轉右，在第一個交通燈轉左，第二個交通燈轉右，再在第三個交通燈轉右，就是WashingtonSt，直走約兩哩路至Mass Ave，千佛寺就在右邊。

公共交通 :

紅線地鐵站 (Red Line) : Quincy Center站下，然後可乘220、221、222線巴士到達。

